



呂忠穆公年譜

神宗皇帝熙寧四年辛亥公生是年哲宗皇帝紹聖元年甲戌公二十四歲畢漸牒登科調北京城安尉及第後道中燈不讀書有詩云他年若遂平生志肯為長檠棄短檠紹聖二年乙亥紹聖三年丙子公鄉居家貧自此凡數年不調官紹聖四年丁丑元符元年戊寅元符二年己卯元符三年庚辰初赴密州司戶參軍有呈張智周仲英詩云宦塗忽忽六周星萬事于今一未成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崇寧元年壬午崇寧二年癸未就除大名府國子監教授





崇寧三年甲申避親改邠州教授崇寧四年乙酉崇寧五年丙戌大觀元年丁亥邠州教授再任

大觀二年戊子大觀三年己丑大觀四年庚寅改宣教郎代還除周王宮崇子博士有貽謝任伯詩政和元年辛卯政和二年壬辰通判延安府政和三年癸巳就除兩浙路提舉常平等事行至鄜州改差充提舉蔡河撥發措置糴買政和四年甲午政和五年乙未政和六年丙申除河北東路提舉常平等事政和七年丁酉政和八年戊戌修北京城及被旨行常平賑濟法特轉兩官除直秘閣重和元年己亥改宣

和元年宣和二年庚子除河北路轉運判官未幾召對除太府少卿繼除直龍圖閣河北路轉運副使借紫謝表云舜陞堯庭方遠趨朝之路朔風塞雪蓋深戀闕之心宣和三年辛丑以職事修舉特轉朝奉大夫除右文殿修撰賜金帶宣和四年壬寅除徽猷閣待制河北路都轉運使宣和五年癸卯緣上書諫開邊之失徽宗皇帝震怒落徽猶閣待制依舊為河北路都轉運使兼經制燕山有河北京東路財賦後金人需求不已徽宗皇帝感悟公前日之言遂復公職進徽猶閣直學士宣和六年甲辰被旨起復還任宣

和七年乙巳欽宗皇帝靖康元年丙午公以病乞宮  
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建炎元年丁未光堯壽  
聖太上皇帝即位于南京召赴行在方就道差知揚  
州未幾聖駕幸揚州召對進職徽猶閣學士繼除戶  
部侍郎兼知揚州建炎二年戊申進戶部尚書依舊  
知揚州未幾除吏部尚書建炎二年己酉除資政殿  
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  
府緣送臣苗傅劉正彥作亂遂倡義統率諸將勤王  
復明辟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御  
營使未幾除金紫光祿大夫進尚書右僕射公力陳

故事納七官止帶通議大夫建炎四年庚戌罷相除  
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任便居  
住寓居台州未幾除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  
池州紹興元年辛亥召赴行在除少保尚書左僕射  
固辭少保授特進是年春公屯兵左蠡有寄晁守詩  
云玉帳夢回烽燧曉水鄉春夏銑衣寒紹興二年壬  
子除依前特進尚書左僕射領都督江淮兩浙荆湖  
請軍事紹興三年癸丑公以病召還是年罷相除特  
進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任便居住先是  
有乞宮祠表云侵尋甲子六十有三補報朝庭萬分



無一紹興四年甲寅食洞霄宮祿寓居台州旋營小  
圖于東郊起居數椽榜曰退老堂自號退老居士一  
時名士皆有篇什公亦有屬和者和張全真詩云天  
台山下柴荆路白首棲遲學灌園紹興五年乙卯除  
鎮南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依前提學臨安府洞  
霄宮任便居住未幾除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  
知潭州紹興六年丙辰紹興七年丁巳除兩浙西路  
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未幾進除少保兼行宮  
留守是年明堂大禮進封成國公紹興八年戊午除  
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力具辭免改除水少傅鎮  
南定江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任便居住緣固辭少傅  
兩鎮節鉞續降制依前少保鎮南軍節度使醴泉觀  
使成國公任便居住紹興九年己未召赴行在以病  
還除少傅依前成國公致仕是年公薨享年六十九  
贈太傅後以郊祀恩追封太師秦國公謚忠穆淳熙  
十五年戊申蒙恩配饗高宗廟庭



勤王記

左宣教郎荆湖南路安撫置制大使司幹辦公事臧梓准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呂頤浩劄子備准紹興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劄子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任申先等劄子勘會本館修纂建炎日曆合要建炎三年三月諸路勤王事路參照伏望朝廷下當時勤王臣僚呂頤浩等各開排月日次序編類勤王事跡立限起發赴史館以憑參照修纂候指揮奉聖旨依各限一月并累承史館牒催促編類三月二十九日奏檢臣于

建炎三年二月內任同簽書樞密院事當月十三日奉聖旨差充江淮兩浙路制置使總兵往鎮江府于瓜州下寨節制劉光世李安張思正等與金人隔江相持後因金人退去臣在貞州被奉聖旨差兼領建康府事在建康府明受赦書到臣探問得苗傅等作過因依遂引所部兵一萬三千餘人前來討賊既到平江府與張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五人相見共議討賊之策議既定遂引兵起發是時張浚劉光世等四人以臣職位偶在諸人之上遂以臣為謀首其平賊之功皆四人者盡忠宣力之效臣是時適苦衰

病實無寸功既以官序為首在今日難為措調下筆欲望聖慈特降處分免臣編類勤王事跡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并申史館照會貼黃臣契勘上件事跡已有今右僕射張浚及左奉議郎新差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邵彪右朝散大夫李承造等勤王記各經進呈及有右中大夫直寶文閣曾紆紀湖州被受呂頤浩張浚檄書事可以攷証如要上件文字乞降處分容臣繕寫供進謹具奏知又貼黃臣契勘元初檄書係以臣為首今有當日雕印下檄書一本已連申史館外庶知臣是時偶以官序為首今日實難編錄上



件文字謹具奏知六月初五日准尚書省五月五日  
劄子勘會勤王事跡係要參照修纂五月四日三省  
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編類申尚書省又累承史館  
牒催編類緣頤浩元來係已官序為首難以措詞兼  
帥司事多不暇編類今檢尋當時私記事跡并張浚  
李承造邵彪勤王記劄付左宣教郎本司幹辦公事  
臧梓請參照月日次序編類毋致差誤以憑申尚書  
省梓今開排月日參照編類內有事跡斷續并月日  
差異去處親稟開府相公得其次序謹編次如<sub>後</sub>建  
炎三年六月壬子金人攻泗州將官嚴瑾失守侵犯

天長軍車駕自揚州移蹕幸鎮江府甲寅幸常州丁  
巳幸平江府命小書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御營使  
司參贊軍事張浚節制平江常秀江陰兵馬以控扼  
通泰備虜騎之衝突也壬戌幸秀州吏部尚書呂頤  
浩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江淮兩浙制  
置使在遣中使宣入內殿奏事聖訓丁寧以金人尚  
屯江北已遣朱勝非張浚守平江府卿可總兵北去  
屯于鎮江以扼京口慮不測奔衝分以精兵二千人  
節制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節制使楊惟忠  
統領李安等叶力捍禦仍賜御前馬一疋頤浩節時



御榻前謝恩退請以前恩州觀察使張思正前通判  
雄州李承邁刑定官張世才李承造為屬官乙丑車  
駕駐蹕杭州丁卯頤浩帥師至鎮江府戊辰頤浩同  
光世移兵瓜州下寨與金人對壘辛未虜騎退頤浩  
渡江至真州存撫士民俾各歸業收護榷貨務錢物  
委官守之癸酉黃潛善汪伯彥罷相乙亥召朱勝非  
三月庚辰勝非拜右僕射辛巳令頤浩兼領江寧府  
壬午護從統制官苗傅劉正彥陰圖不軌夜半脅所  
部兵以報害簽書樞密院事王淵戕殺內侍官數十  
人以甲仗叩宮城門夜漏未盡四刻上聞外變起登

門諭之不聽總宰相下諭之又不聽請上遜位于皇  
太子許之兵乃追癸未上遜位于皇太子恭請太后  
垂簾同聽政詔曰朕即位以來疆敵侵陵至于淮甸  
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與兵不已枉害生靈畏  
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育德東宮可即皇帝位  
恭請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庶得消弭天變安輯人  
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丙戌赦朕以幼冲之資承傳  
序之休比者大國侵陵奄至淮甸太上睿聖仁孝皇  
帝以權宜之計駐蹕江吳深慮敵人指為釁隙興師  
不已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胘腦塗地上畏天戒下惜

生靈發于至誠匪由勒請退避大位傳于眇躬隆祐  
太后德厚母儀道侔坤載練達國家之務深得臣庶  
之情恭請同聽政事衆志既定寶祚惟新宜霑湛恩  
以官多辟太上皇帝上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杭  
州顯寧寺為睿聖宮是日詔赦至平江張浚讀之反  
復疑慮遣人入杭州觀變吏部黃槩侍郎廸功郎兩浙轉  
運司幹辦官呂撫遣副尉魏傳齋蠟書往平江府報  
浚往江寧府報其父頤浩備言苗傅叛逆之祥浚得  
書即時寓書于頤浩光世約起兵丁亥頤浩自鎮江  
方抵江寧府舍館未定忽奏明受詔赦迺會監司議

皆鉗口莫言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有兵變承  
邁曰詔辭有畏天順人安輯人情之語此恐其出于  
不得已也其子杭侍側曰主上春秋鼎盛聰明睿斷  
二帝陷于沙漠四海生于塗炭日望拯救豈肯遽遜  
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頤浩即時走人入杭  
伺賊狀并寓書于張浚劉光世約起兵戊子苗傅矯  
制召張浚赴行在今將所部兵馬付憲司令御營前  
軍張浚交割所部人馬赴秦鳳路總管各不受命浚  
與張浚議事後浚泣下曰此事須侍郎濟以機術莫令  
驚動官家己丑張斛自杭州至平江備言叛逆之詳



浚上章請復辟并以副本傳檄是日撫書至江寧頤  
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緩矣再發書與張  
浚張俊劉光世韓世忠約起兵是時議論不一人情  
洶懼江寧士民知頤浩起兵議欲挽留頤浩乃遣其  
子抗抽檄揚惟忠令止屯江寧以安人心仍諭以苗  
傅等恐計窮則挾至尊以遁由廣德渡江當日復為  
控扼之備惟忠從之是日浚自平江上表云伏覩三  
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朕即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  
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  
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臣伏讀再四不覺泣涕臣竊

以國家禍難至此皆臣等文武之臣不能悉心圖事  
補報朝廷至使土地侵削民人困苦上負睿聖之恩  
下失天下之望今睿聖皇帝以不忍生靈之故避位  
求和固為得策然臣獨有一說不敢不具陳其詳臣  
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竊起王人主憂勞自任馬  
上求治之時恐太母以柔靜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質  
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敵侵陵不肯悔禍則二  
百年宗廟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萬死  
伏願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慮祈請睿聖念祖  
宗委記之重思二帝屬望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



居形勝之地求自治之計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  
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監于中撫定江左如此則于國  
家大計似為得之如以臣言為然乞行下省司合率  
文武百僚祈請施行貼黃臣伏覩睿皇帝方春秋鼎盛  
而遽爾退避恐四方聞之不無疑惑萬一恐生他  
事更乞睿斷詳酌施行是日前密州教授邵彪見浚  
于幕中浚與議曰今日之事計將安出彪云以至順  
誅大遼易于反掌顧侍郎處之如何耳浚曰張俊涕  
泣號咷指誓皇天后土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  
有伏節死難之志二人可倚以成功惟浚士卒單弱

恐不足以任茲事然簽書樞密院呂頤浩駐兵江寧  
其威望為人所信嚮志在靖難且通亮剛決能斷大  
事當為天下倡劉光世屯軍鎮江兵力疆悍謀議沉  
鷲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彪曰兵遺拙速呂樞密  
在數百里外柰何浚曰呂樞密賭事而剛決聞國家  
之急必先眾倡義而起何患不速庚寅呂樞密書果  
至乃三月丁亥也書痛述國家難難之意內有片紙  
云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以示彪曰吾遂料呂  
樞密其言果中矣是日頤浩自江寧上表云臣契勘  
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年賞

罰不明號令失信西則侵陵夏國北則與契丹敗盟致將帥解體士卒不用命皆緣內臣基禍流毒天下遂令徒黨為害近聞將相大臣勦戮內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怒之氣然伏覩三月五日睿聖皇帝親筆詔書以謂即位以來強敵侵陵遠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興兵不已枉害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以此仰見睿聖皇帝出至誠不吝至尊之位以紓敵國之禍也恭惟太后陛下仁聖恭儉之德三十餘年孚于四方垂簾聽政擁祐皇帝陛下四海之內就不依歸但臣有愚見不敢愛死而不

言方今強虜乘戰勝之威群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局艱難豈容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逸伏望太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睿聖皇帝亟復皇帝位親總萬機從此以往屏絕內侍近習之人褒賞立功將帥之士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不然必恐天下禍亂不可勝言貼黃臣年六十疾病衰殘日覩今日之事寔社稷存亡安危之所繫不敢愛身謹泣血兩淚而拜封章伏望聖慈俯賜聽納臣不任祈天俟命之至仍以副本檄諸軍將勤王遣李承



造王子濬往鎮江約劉光世起兵會張浚亦遣楊可輔約光世光世語三人者曰時已遣人齎蠟書至上前矣回報密侍郎當秣馬勵兵而請行也辛卯張浚遣馮轡入杭說賊是日浚所遣人齎請復辟章副本并檄書至江寧壬辰劉光世遣丹陽知縣來江寧報李承造之約也兩浙轉運副使劉寧正自毘陵乘舟至鎮江至江寧議勤王事也是日苗傅矯制至平江除張浚禮部尚書將帶人馬疾速赴行在浚詭辭以報之癸巳苗傅矯制遣統制官俱重至平江代張浚欲奪其兵浚以祕討怖之重震誓不敢言甲午頤浩

自江寧起兵躬擐甲胄據鞍顧弓執鞭以麾曰凡我忠義之徒咸聽誓言率士臣民荷國家涵養之恩垂二百年強敵侵陵二帝陷虜臣民共憤義不戴天曰有死無貳必報戎狄苗傅劉正彥輒乘師旅之外禦敢為廢立之遂謀方遜位之詔播于郡縣讀者涕洟今勤王之檄傳于邇遐聞者感激諸軍將士敢有異議及後至者斬軍士間之人人號泣踴躍就道將行其屬謂頤浩曰今府中揭榜尚空年號恐有異議請以其族行頤浩曰願以社稷之靈而可以濟事事不成吾屬必沒于戎行尚能顧其家耶于是惟以姪擢



侍行掌文字之職師次句容縣驛頤浩援筆書壁記起師之日且大書建炎之號令縣令郭采石刻之以堅士之心也乙未頤浩師次丹陽光世以兵來會光世號泣曰我輩但知盡力在外捍賊無一人在君側不意苗傅劉正彥孺子狂生敢行稱亂惟仗樞密統率諸將協力誅之光世寢不安食不飽惟望朝夕擒討以援君父若不勝即死繼之頤浩壯其言與之偕行金部郎中李造自鎮江馳至偕行丙申御營平寇將軍韓世忠以兵由海道來見浚于平江相見號泣曰我便去救官家浚諭之曰事不可急投鼠忌器

急則恐有不測浚已遣馮轡甘言以誘賊矣丁酉頤浩師次常州與太守周杞約治兵扼其險要是日浚收頤浩光世書報以軍行約二十日大犒設將士轡自杭來至平江己亥頤浩次平江之北四十五里浚以舟來邀頤浩亦乘舟前見之相對號咷浚叩頤浩曰此事如何頤浩對曰所議已定事不濟不遏赤族頤浩曩諫閩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乏漕輓之寄幾陷腥羶之域邇者倉遽南渡舉家幾喪不意殘齡尚存今日若為社稷死之亦何憾焉具為大臣而不能以身徇君父之難將何面日容于天地之間哉况

諸公忠義如此同心協力事豈有不濟後康慨而起  
曰後意亦已決矣乃同于舟中草檄宿平江之四十  
里時張浚揚可轉輔李迨李承造呂擢與烏初頤浩  
之在江寧苗傅劉正彥矯制召赴行在令交割所部  
兵與楊惟忠頤浩逆知其意乃以羸弱千餘人付惟  
忠自領精銳一萬陰募將佐治噐甲儲資糧決意計  
賊自師起江寧公路募兵至平江得萬三千人皆選  
練精銳無非一當千者庚子俊見頤浩于平江之門  
外涕泣而言曰主上待我輩厚今日惟以一死報國  
日復望樞密之至以為主盟頤浩慰勞之且與議前

軍韓世忠兵寡乃分俊二千人以濟之初苗傅矯制  
召世忠世忠陽為好語以報曰軍兵單殘人數不多  
欲部領至行在傅欣然許之世忠之秀稱疾不行造  
攻具修甲兵利器械苗傅聞之震駭矯制除俊世忠  
節度使二人執其使辛丑頤浩浚約諸將治兵整部  
曲頒弓矢備糧初浚屯兵于平江與賊最逼乃與俊  
世忠平江守臣湯東野浙西提點刑獄趙哲訓士卒  
葺甲冑修戰艦造攻具復以繼日供其財用則東野  
取具烏西遣輜入杭說賊賊意未回而俊部曲安義  
叛俊陰結苗傅等欲代俊而奪其兵斷吳江橋以應



賊浚迺遣世忠屯秀以代其謀諸將皆謂賊窮則邀  
駕以泛海又遣統制官陳思恭辛道宗治舟于海道  
以遮賊南遁賊計窮矯制貶浚郴州安置令光世制  
置淮南以挽壞頤浩之謀浚得郵傳開而置諸袖中  
呼書吏詭曰朝廷促赴行在為我申即日起發蓋慮  
衆心之疑故也壬寅議進兵世忠為前軍浚以精兵  
翼之光世親以選卒為遊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  
兵殿頤浩與浚謀曰今大兵之起宜以勤王所為名  
乃傳檄內外曰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  
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

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虜騎歷歲侵陵逆臣  
苗傅躬犬彘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  
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共濟  
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  
愛民間亂登門再三慰勞而苗傅陳兵列兩兇焰彌  
天逼脅至尊倉皇遜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  
解而不從兵衛皆至于掩泣詔書所至遠近痛心駭  
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况傅等揭榜  
闔市自稱曰余祖宗諱名曾不迴避迹其本意實有  
包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因部曲之衆

張浚治兵于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溥各統精銳辛道宗永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扼據衝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幽廢之辱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行下文字並是苗傅偽命及專擅改元既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遣迪光郎王彥覺持檄諭江寧迪功郎洪光祖諭越州修武郎張復諭湖州遠方入

迪傳發分遣統制官張道率兵三千屯湖州安吉縣以分賊勢苗傅等矯制遣進士二人借官正副使使虜道過平江頤浩問上起居狀反稱美傅等具告言廢立之謀乃械以送獄乙巳勤王所檄至湖州勤王之師五萬發平江浚先行光世繼之頤浩浚餞于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勇銳時局久陰人以為群小用事之應及出師天氣澄徹識者知其必破賊也苗傅等聞之震悚始議復辟丙午頤浩浚大軍進發勤王所傳檄至行在賊知王師大至逆黨王世修矯制遣人至軍中云上巳處分兵馬重事止王師屯



秀俾頤浩浚等以單騎入見頤浩等知非上意乃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願提兵入覲傳等計窮益惧丁未師次秀州世忠以下出郊迓之三月頤浩戒世忠等曰與賊對壘能知賊計無他虞乎對曰彼怙勢恃衆脅取鉄券自以為不死無有他虞又問曰我師可以必勝乎對曰以衆敵寡以順討逆可以必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三月巳酉上復辟苗傅遣苗翊屯兵臨平以拒王師頤浩浚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包藏姦謀事若不濟

必反以惡名加我子其勉之漢翟義唐徐敬業之事為可戒也庚戌師次臨平苗翊以旗招世忠兵世忠出戰士卒少却世忠叱馬彥溥揮其兵以進塗海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躬率以先之今其衆曰今日好為官家若面上不帶幾箭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軍士奮擊賊衆披靡遂敗之傳正彥引兵遁是日奉省劄除浚知樞密院事世忠俊光世馳入夜見上于禁中辛亥頤浩浚引將士入城邦人夾道聳觀咸以手加額上御行殿引見有旨召趙哲李迨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珪等俱

對慰勞久之壬子朱勝非罷相拜頤浩右僕射中書  
門下平章事光世進太尉俊世忠加節度使餘官各  
賜爵二級進士馮鞞授京秩浚奏云杭州之變呂撫  
遣人齎蠟書出臣等決意興師呂推係頤浩之侄勤王  
之舉書寫不可下司文字係是頤浩之子侄避親不  
奏功後得旨擬改京秩擢命以官詔曰朕再奉太后  
聖旨以今月四日徹簾顧惟菲德遭罹變故自非太  
后保佑則宗社安危殆不可測欲報之德無以為稱  
復位之始尤賴母慈救寧中外而聖德謙冲確然不  
回朕不敢重以機務上浼聖慮可依詔旨施行丙辰

大赦天下曰天佑民而作君所以大乎一統王体元  
而居正所以臨于萬方朕局時多艱顧德弗類武不  
足以戡定亂畧德不足以惠綏黎民兩宮遠狩則四  
時懷溫清之思大國內侵則萬民罹荼毒之苦念艱  
虞之苦此豈眇末之能勝盖嘗貶抑至尊之稱庶以  
少厭上天之禍惟國家之曆數未艾而祖宗之德澤  
在人露章率籲者若出于一辭總師入覲者沓來于  
數路斷鼇而立四極既成開闢之功取日而受五龍  
始正神明之御爰念撥亂者當同於創業救弊者宜  
急于改為方圖事撥策為長久之規而訓兵積粟嚴



守禦之備庶恢隆于大業以循致于丕平帝克無黃  
屋之心豈菲躬之敢議漢高光馬上之治庶後效之  
可圖嘉與多方一新霈澤可大赦天下上遣光世部  
曲喬仲福王德追捕苗傳等傳攻衢州守臣胡唐老  
堅壁不下上復遣世忠追討以給事中周望為制置  
使尚書郎朱異為隨軍轉運使世忠身先士卒至建  
州之浦城驍將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馬彥溥馳  
救死之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賊望見曰此韓將  
軍也乃潰擒苗傳劉正彥傳弟翊械赴行在六月既  
望伏誅于建康市上始以賊止渠魁餘皆脅從詔郡

國重賞捕首惡罪止苗傳劉正彥苗翊瑀王鈞甫馬  
柔吉王世修餘一切不問賊所恃以為勇者號赤心  
隊本燕人聞詔寬大乃斬馬柔吉王鈞甫首以降賊  
黨大惧心驚氣喪終至就縛初變起倉卒頤浩屯兵  
于江寧浚屯兵于平江書問交馳皆以興復為念及  
相見于平江門外所議有不約而同者逮其成功如  
遵軌轍臨平戰勝執手相與言曰豈非天佑吾君乎  
何其無遺笑也梓因編次竊攷前後始終之序與夫  
將相之成功蓋倡義而起剛決不疑躬督戎旅對敵  
不惧統率將相克平內難者頤浩之功也聞變起義

若合符契營護諸將上下協力給諭逆賊宸御不驚者後之功也感恩懷德垂淚痛心忠能貫曰義不戴天聰倡即應赴敵如歸者世忠光世俊之功也是時扼據衝要則有揚惟忠張思正湯東野用杞總治舟師節則有陳思恭辛道宗永宗先鋒摧敵則有馬彥溥趙竭節李忠信飛輓藹糧則有劉誨李迨叅贊軍事則有楊可輔李承造承邁呂擢王圭在內行間則有黃槩呂撫徃來游說則有馮輶輸忠贊議則有劉寧止呂抗邵彪之徒忠臣義士雷動雲合不啻若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凡二十有六日而主上

及正又百有三日而苗傅劉正彥等伏誅夫豈偶然也哉蓋愛民者民亦憂之愛人者人常愛之主上愛國愛民發于至誠感動人心以致其然也傳不之乎君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若父母仰之若日月欽之若神明畏之若雷霆蓋見于此矣



丞相呂穆公遺事

建炎三年車駕倉卒渡江公以孤軍扼京口躬擐甲  
 胄晝夜奮力以遏金虜劇寇卒能保障江浙等路自  
 建康倡義復辟時次子撫守官錢塘公無所顧恤得  
 撫書報二賊叛逆之狀公執書慟哭即日起兵乞建  
 炎皇帝亟復帝位公輔佐真主方虜騎犯會稽公獨  
 建航海避狄之策朝廷臣所論皆不合又衛士鼓譟  
 欲生變公力排群議賴聖意確然下移大駕還幸浙  
 西士氣復振公扈駕登海舟早晚朝奏事因一日奏  
 事畢已出御舟門上復召回議事步稍亟遂墜海中

丁酉八月廿五日校

聖上大呼衛士急救相公當有重賞公即時得出建  
炎皇帝命衛士以官是日春寒賜衣服湯劑公並無  
所苦亦未嘗在告公任江東安撫制置大使日李成  
進據江筠二州公提兵親冒矢石雖疾病亦馭軍破  
賊公憤群盜乘艱危之時並起為患乃建言今天下  
之勢當先平內寇遂招張遇斬賽薛慶裴淵趙延壽  
崔邦弼張守忠張琪崔增李捧劉超邵清韓世清馬  
友曹成范汝為等巨寇皆聽命公履蹈危機必忘身  
狗國公再拜左揆兼領都督擁兵北代師次京口病  
疴疾踰月日以北向爭中原為謀公病未愈上遣中

使召還公處心甚公留意人才雖有仇怨亦未嘗報  
復及再秉政除趙丞相鼎知平江帥江西秦師相檜  
被逐之日公拜于榻前力為保特卒不至貶竄樞密  
盧益路允迪二公頃貶英梅公營救之皆除淮東西  
制置使後盧公除同知三省樞密院扈衛隆祐太后  
于虔州公末年力疾赴召以病劇不能任事乃竭忠  
罄以陝西机事條奏扶輿東歸還家三日而薨公任  
燕山河北兩路都轉運使日丁母憂自雄州扶護歸  
濟南晝夜哀泣終日徒步不下二三十里殆起後命  
下哭于墓側連日不食而行鄉人重之公自除同簽



書樞密院拜右相遷左揆凡轉廳拜罷並不請合得  
錫賜銀絹等物公初拜左揆上章力陳故事辭免金  
紫光祿大夫以下七官祇帶通議大夫罷公相除鎮  
南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累上章力辭使弼改除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公除少保兩浙西路安撫制置  
大使知臨安府兼行宮留守累上章力辭亞保乞致  
仕不允公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  
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五上章力  
辭亞傅兩鎮節鉞仍乞休致遂依舊以少保鎮南軍  
節度使充醴泉觀使成國公任便居住公任江東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總師控扼大江依主兵戰守  
之官合請真俸是年米價翔貴遂月祇計口請俸米  
十三石五斗餘皆不請以助軍用公天性簡約自奉  
至薄自布衣至宰相勤儉不少加損公居第卑陋東  
園退老堂以竹為椽粗能庇風雨公生平不治產業  
雖出入將相十餘年而身後無餘資葬事追奉之外  
諸子貧無所有公出入將相提師總戎未嘗以私喜  
怒誅戮一人公剛明而恕每云欲成大事不可山不  
忍公為主師深得軍情能與士卒同甘苦公為監司  
師守所至有惠愛公控扼大江濟渡軍民凡招平諸

路巨寇賑濟飢民全活生靈不可勝計公之用心人有患難喪死赴之如不及人之有恩于已終身不忘賑孤恤貧無所吝惜公凡有所按刺人無冤濫不妄起獄公天賦氣直胸中洞達無所隱蓄公性嚴重剛果無所屈撓凡人陳述利害有不中理者輒面折之然必用其所長公在政府不薦臺諫官公不交通臺諫官公不與中貴人交結伺門宮禁間事公憂國愛君不以利害得喪易其心公刻意名節難進易退公為監司帥守出入將相僚吏畏服繇是少有按諂者公不復仇不報怨不災害士類公在政府不植黨與

興  
動搖同列公踐更中外政事精明統臨之內罔不信服公奉上接下推心誠懇公出入將相素有威望凡有施設令出必行公凡招大寇必單騎素隊入賊軍雖十數萬衆莫不聽命解甲公為帥守每有祈禱即日感應公喜鞍馬弓劍慕裴度李德裕之為人公才雄志大頃以胡虜未滅國步多難每憂憤不平嘗以平定中原盡復境土為心勤勞百為遍歷艱險中興之基公實啓之公主兵任將臨机料敵與古兵法合公久在西北邊面能料虜情公每用兵必親冒矢石臨陣督戰自大將韓世忠以下咸畏服云公以艱難



之時修練軍政講求武備搜文武賢能堪任將帥適時應變之才以承帝意公持權謀大事定大策決大疑毅然剛果處之甚易公謀國馭軍憂深慮遠號令精審人莫敢犯公所至政事嚴肅官吏不敢犯法公詞賦登科平生喜讀書一覽輒記博識警敏晚年益精明對賓客誦古文舊孝疊疊不絕公長於古文門下侍郎李清臣一見公之文大奇之公詩賦句法雄偉似其為人公自拜相以來表章奏劄多親製之晚年尤好吟詠如諸公賦退老堂詩亦多有屬和者公雄辨該洽深知歷代典故公平日不專事章句自布

衣已屬意天下事每為文議論以忠恕康濟為主公平昔訓諸子及弟姪必曰居官以公廉為政以勤謹悉宜遵守又曰仕國家必忠孝為先交朋友必和遜為本公秉性至孝頃登第後仕宦凡居官所請俸給並納之于其母唐國夫人養膳族人婚嫁弟妹本房並無所蓄必奉父母以歡心然亦未嘗少有倦意由是諸族中賴公存拊者甚衆公自擢陞從列荐登輔弼每遇郊祀所得蔭補恩澤時其子已長必先數之族人曰某未授命率先與之凡弟姪輩皆緣公而得爵祿公居家甚簡儉而每月養育親族撫恤周至惟

恐其不及公雖居官及間居治事之餘書憲隱几諸  
經子史嘗少釋手訓誘後進必曰士夫守職宜盡心  
于公家間居則留意于書史公每于弟侄及使令人  
必教以忠議謂此語不虧人神明必祐之公嘗語諸  
親舊云赴國家之急不宜以劇易辭如僕用心若泰  
山之自雲霓中下令僕承接亦不辭難雖糜碎而不  
悔一切以誠實處之故四明決航海之議非公忠誠  
許國則孰能如是耶公初見門下侍郎李清臣謂公  
曰公眉目有宰相氣像他日必貴為一品則公之貴  
已先為李所知矣豈可移乎

廿五日晚微雪

### 逢辰記

公姓呂其先四嶽之後本滄州樂陵人六世祖五代  
亂失其名嘗任易州五回縣令五回事見通典生子  
諱絀任齊州判官因家于齊州絀生之諱仁召業三  
史不仕仁召生子曰元吉公曾祖也舉三傳不仕贈  
太師生三子曰希言曰棠棠終太子中舍曰京公之  
祖也不仕贈太師京生四子曰磻仕至左朝散郎大  
理寺丞賜緋魚袋曰談不仕曰當登進士第仕至左  
宣德郎贈太師榮國公曰渭不仕公太師第二子母  
魏氏唐國夫人公名頤浩字元直紹聖元年登進士



第調北京城安尉未幾以父憂罷侍其母夫人歸齊州歲飢家貧弟妹衆公與其兄頤正挈家卜居于齊州臨濟鎮親耕齊州之東野郊以贍老幼凡六七年不調官後參部授密州司戶叅軍公在城安而真定府路安撫使李公清臣過磁州境上公携所為文投猷李公一見竒之既被召為門下侍郎薦公就密州除大明府國子監教授避親改邠州教授避親踰年朝廷推行三舍法於天下公夙夜奉行提舉學事官吳時薦公再任在邠州踰六年改宣教郎代還除周王宮宗子博士攷蒲除通判延安府磨勘奉議郎鄜

延路帥臣賈炎一見公器遇之每謂公必不久留于延安也鄜州路副都總官杜大忠桀傲不法朝廷委公置獄推勘成大忠竄單州又延安府糴買軍糧足備就除公為兩浙路提舉茶鹽官行至鄜受勅改差充蔡河撥發措置糴買公漕運咸平太康諸邑軍儲不乏自京城水門抵蔡河不流埧閘久不治公條奏繕修以通網運秩滿除提舉河北東路常平等事政和六年太河泛溢歲大歉流移之民係踵于道路被旨賑濟公行常賑濟條法州縣鎮踏逐官私舍屋居養流移之民不任巡歷凡流民居止之所躬親顧問

存恤周至是年活數萬人轉兩官除直秘閣任滿令再任未幾就除河北轉運判官以太府少卿召太府寺供職數月除直龍圖閣河北轉運副使尋遷右文殿修撰繼除徽猷閣待制陞都轉運使公在河朔既累年備知本路財用盈虛及民間利病悉心奉法時人以謂稱職宣和四年春金人與契丹主天祚大戰天祚敗績棄其國奔竄至本國東北未界依達韃以苟活契丹推澤潭湘立之所謂九大王是也內侍童貫乘契丹之衰敗祖宗信誓舉諸路之兵欲圖燕薊朝廷命貫為宣撫使以蔡攸副之是年五月貫收遺

種師道和詵下砦于白溝以窺涿州潭湘遣首領四軍大王者率兵來拒我師大敗朝廷亦悔此舉欲令班師會潭湘死貫攸意在貪功遂復聚兵以謀再舉是年九月契丹將郭葑師以兵五千據涿州以涿州未獻易州之民亦以易州未獻王師以十月初三日令劉延慶統兵僅十萬自涿州取燕山府契丹之兵大集與王師相距于良鄉縣殺傷相當延慶潛令郭葑師引銳兵取間道入燕山府約別遣奇兵策應葑師既入燕山府契丹以兵與葑師巷戰策應之兵不至葑師敗大將高世宣死之王師敗走是時延慶置



若于盧溝河南契丹乘勝以輕兵來挑戰又以奇兵  
斷吾糧道延慶憂惶不知所出二十九日夜初更引  
中軍南遁五軍覺知遂盡棄輜重器械奔竄官軍相  
蹂踐于路契丹追襲至雄州境上殺傷我師莫知其  
數是時公在軍前隊馬失道望北斗南走徒步六十  
里賴幽人張蘭僧引路間關至涿州僅能入城而契  
丹之兵已圍合涿州矣被圍凡十五日郭葑以兵未  
解圍公與官員將校千餘人乘雪夜走一百二十里  
至安肅軍又兩日至雄州貫攸尚欲再舉兵而大兵  
已潰散不能興師會金人于十二月初七日自居庸

關引兵到燕山府契丹之衆聞風奔潰金人遂有燕  
山府及檀順景薊等州童貫蔡攸遣使往燕山府見  
金國主阿骨朮重許歲幣求此四州之地使者凡五  
六輩來往商議金人知貫攸急要燕薊以報天子須  
索益廣倍于歲賜契丹之數銀絹外下至葑材薑橘  
藤竹陶器之類不可悉數議既定金國兵遂回貫攸  
引兵五萬自云前去撫定燕薊貫攸到燕山住十日  
而班師奏差詹度知燕山府繼而王安中到燕山為  
本路宣撫使度乃罷是時郭葑師所統兵二萬號曰  
常勝軍又丹契刺面軍萬餘人號食糧軍費用錢糧

不可勝計。朝廷命公為轉運使，公條奏燕山一路費用如此，雖窮天下之力，竭天下之財，必無以善其後。又條奏河北燕山路危急五事，願詔三省密院博議久長之策。朝廷怒沮，壞邊事。尋奉聖旨，呂頤浩所奏意有包藏情，不可貸。可先次落徽，猶閣待制，仍降官。如軍糧闕，誤今宣撫使，枷項仍依舊為轉運使。兼經制燕山府、河北、京東路財用，後踰月宣撫使王安中奉御筆處分。令公赴宣撫司出頭聽旨，供伏軍令狀。御筆云：朕紹累聖之業，繼寧攷之志，復燕雲之境，土仰承帝休，博採衆智，蔽于朕心，蓋不專廟堂之論。呂

頤浩輩乃何人，敢懷姦興訛造，訕每詆恢復大政。自沈積中被罪，益桀傲不遜，無復顧藉。分朋植黨，援引儉人對衆毀謗朝廷，肆為輕侮，唱不可守之說，以疑衆心。陳不可行之事，以困朝論。既欲動搖國是，成其姦回。又因沮抑疆事，以求罷免為臣。如此深駭所聞。卿可勾頤浩赴宣撫司，出示詔旨，面加詰問。及聞頤浩自云已辦白金數千兩為海外之行，卿問頤浩不知編配之外，朝廷別有典憲否。此後應副邊防一事，一件少有關誤，稽違或為國纖芥生事，當以軍法首坐。頤浩永為臣子之戒。卿具此取索，頤浩伏軍令狀。



以聞仍令以此德意自諭其黨不得下司公在燕山  
 僅二年備歷艱險常勝軍索糧帶甲持刃脅公每恐  
 不能逃禍是時金人已深罪朝廷令王安中詹度納  
 結平州節度使張覺後金人以勁兵破平州覺挺身  
 走至燕山匿姓名隱郭葯師軍中金國自爾漸生釁  
 端變詐反覆邀求不已徽宗皇帝感悞公前日之言  
 遂復公官職進徽猶閣直學士宣和六年八月丁太  
 夫人憂公扶護至濟南府葬于山中未掩壙有旨起  
 復催促還任文移皆至不許辭免公再到燕山府又  
 僅一年而金國大舉兵悉眾南牧郭葯師以兵五萬

交戰于潞縣敗績金人入燕山公與蔡靖以下文武  
 官三百餘員皆為金人所執差人監蔡靖與公同李  
 與權李瑄等于後園以兵防守驅虜令隨令行既至  
 東京城下凡一月金人既與本朝講和欲班師朝廷  
 遣宇文虛中到金人砦高議國書次淵聖皇帝有旨  
 令宇文虛中訪尋蔡靖呂頤浩李與權等得還朝廷  
 不兩旬差公再為河北都轉運使公力辭不獲又令  
 隨制置使种師中大軍到滑州公緣陷蕃百餘日寒  
 月飲冷致疾力乞宮祠朝廷下制置使司保明是實  
 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公既得閑方自開德府來

南京尋訪家屬是年十一月挈家寄居揚州買小圃  
閑居無仕官意建炎元年五月上即位于南京六月  
召公赴行在公以病辭免未起間先致書宰執云願  
浩宣和五年八月內嘗具奏燕山府一路開邊闊遠  
其勢難守并條具利害尋被旨先次落職如有闕誤  
令宣撫司枷項繼又有處分令赴宣撫司詰責供狀  
軍令狀上件行遣並在朝廷去年二月到尚書省亦  
嘗陳述金人八月必犯邊十一月必大舉不蒙省察  
以今日之事料之金人釁隙又甚于前日不待言而  
可知也若秋冬緣邊不能捍禦必又渡河分道並入

朝廷何以枝梧為今日計莫若遠斥堠明探報寇不  
入即已黨或復未宜速避地于江外以為後圖此事  
誠不可忽去年秋冬間祇緣廟論不同或和或戰膠  
擾不決又百官內少有知邊事謀臣陳畫利害致令  
朝廷受禍天下痛心今日之事不容更有蹉跌伏願  
深思熟慮以保萬全蓋金人詭詐不情貪婪無厭與  
契丹相持二十年今歲講和明年大戰前後反覆卒  
吞契丹今日之契講和亦不可恃欲戰則力不逮若  
非遷避更無上策議者多以謂鑿興南渡必失中原  
大不然赤壁之戰魏強吳弱然而魏武大衄者江淮



之間沮汝之地又有長江之險非北人用重兵之利  
此吳所以勝也戰勝則勢張豈有失中原之理哉議  
者又曰胡人既能渡大河豈不能渡大江亦不然黃  
河水狹霜降之後水面不過一二里又無水戰之具  
胡人渡河所以不能制大江則不然水面闊遠狹處  
不下七八里若于南岸豫習水戰俟其半渡由南岸  
以輕舟戰艦順流而下頃刻追及雖百萬之師可挫  
也且以夏人號為善用兵與我師相持每迭負我師  
未嘗如今日敗衄者以涇原環慶等路皆山險之地  
非騎兵所利故也自金人犯邊我師遇之不待接戰

而輒奔潰不暇成列者蓋平原曠野步人不能抗騎  
兵故也愚意謂宜遷避者以三十年来貫槩掌兵柄  
軍政盡壞賞罰不明人無閉志必先革此弊然後可  
以語戰兼自燕山之敗金人二年入寇後來數路官  
私馬劫掠已盡步人之勢終難抗騎兵霍去病傳云  
自後更不議伐匈奴者以無馬故也豈可不鑒哉望  
長慮却顧俯察愚夫之言况防秋在近機事甚迫梁  
宋間諸州環地千里城壁不固雖欲增修已不及矣  
伏願發于誠心開悟天意先遷宗廟于江外大駕且  
駐南京若無探報只留南京萬一有警速駕南來江

淮地熟又胡馬無稗草必不能久留竢其既往我復  
北去亦未為失計也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入  
茲誠今日備禦之策若乃江淮荆湖兩浙等路如何  
練兵如何養馬如何選將佐如何修城壁如何備器  
械如何聚糧食此六者尤為今日急務惟速圖之不  
可緩也又數日再有旨促公赴行在方就道差知揚  
州隆祐皇太后駕到維揚欲渡江往鎮江而辛道宗  
所統兵叛劫鎮江府焚之烈焰北照揚州城太母促  
召公至舟中簾前公率發運使梁揚祖同對太母問  
以鎮江事及欲揚州暫留公以為便太母遂遷入府

治是年十月二十三日聖駕幸揚州公前期繕治行  
宮分處三省密院百司及衛兵營舍擾不及民而事  
辦十一月召對公奏劄云臣竊以金人裒百戰之兵  
一年之內兩犯京闕天祐陛下不墮賊中躬有神器  
臣竊觀天下之勢以撥亂為急務成敗安危繫于施  
設臣不敢遠引堯舜三代之事昔周世宗當中國殘  
弊之後王朴獻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  
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在乎反唐晉之  
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  
審其材息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



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竣其倉廩實財用足人安將和則有必取之勢無不成之功陛下睿筭遠圖布照聖武伏願任賢使能信賞必罰理財卽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無令撓朝廷之權搜選人材使之任將帥之責大開諫路而擇其善總攬群策而從所長則何為不成何戰不勝哉此劄甚稱旨公又旬餘日再陞對進劄云淮南兩路北距海南阻江土地膏腴形勢雄勝陛下鑿輿順動以慰天人之心必得其宜矣臣嘗謂雖可以使之弱弱可以致之疆昔漢高祖與項氏相持百戰百敗然垓下之後一戰

遂成帝業越王兵敗棲于會稽卑辭厚禮養兵蓄銳有待而發一戰遂收霸功然則陛下駐蹕淮甸豈非天意所以資陛下興王業乎伏願聚精會神苦心嘗瞻期于除禍亂致太平實萬世無疆之休也上面諭公曰卿忠言甚切當又面諭公曰除卿徽猷閣學士又數日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明年三月進戶部尚書劇賊張遇有衆四五萬自上江順流而下破太平州真州至鎮江府金山寺屯泊朝廷遣使招安遇雖聽命然不卸甲四向焚劫朝廷遣王淵劉光世揚惟忠韓世忠張俊康弼俱重等相持而諸將號令不一

未有統率遂命公卽制諸大將劉光世以下前去措置公携長子抗及辟差二三屬官下砦于楊子橋公次日早單騎入賊砦中採訪得張遇下第二名劉彥者為遇畫謀令不卸甲及勿令放散被虜人民彥尤兇悍視殺人如剝刈草芥公呼張遇等近上首領十人詢問不依元約卸甲及不放散被虜人民因依九人者皆指稱劉彥為首公令壯士捽彥于庭下截其兩足釘于楊子橋柱其餘首領皇駭震恐即日卸甲納于官公結公據放散虜之民凡三四萬人得被虜婦人五六千人以舟船載至揚州奏給錢米召人識

認皆不失所是年十二月改吏部尚書公被旨令密具邊防事宜奏狀云伏惟陛下即位以來仁民愛物之心孚于四海憂勤恭儉之德格于上天是宜邊境安寧萬邦蒙福然而乘兵改敗壞之後敵人以百戰之師投隙而南所向無前適丁斯時實勞措畫傳曰天下多事聖哲馳騫而不足茲誠多事之際而聖哲馳騫不足之時仰蒙大詢備禦之策臣本以儒學進身然嘗任西北沿邊差遣夷狄情偽與夫戰陣之略粗聞一二犬馬之齒今已六十筋力不能勝甲冑衰邁不能從軍旅顧有愚見不敢緘嘿輒陳今日備禦



十策一曰收民心臣聞治天下之道莫先于得民心昔漢高祖入關中約法三章除去秦之暴政民大悅服故雖有項氏之疆而終為所擒唐德宗被圍奉天內嬰孤城外迫強寇所恃者人心未去故卒能誅強暴而後社稷陛下清心省事約已便民慨然願治可謂勤矣然金人因破滅契丹之勢乘中原弛備之時北破河朔河東諸郡西陷京西陝右諸州近引兵渡河駐兵于開德大名府濮州境內環地數千里被其荼毒可勝嘆哉今虜騎漸逼京東州郡若民心畏禍一有動搖切恐京東州郡及淮南宿亳等州郡望風

而下則不能枝梧矣伏望陛下發至誠之心下哀痛之詔遠法商周之罪已近考奉天之詔書曲赦河北京東兩路蠲免夏秋二稅除放積年欠負凡破陷州軍及鄉村人戶避虜寇而南來者令州縣優加存恤及防護家小勿令盜賊殺害凡此號令斷在必行播告遠近使之周知所有逐州軍軍糧却令轉運司條具措置以聞况京東州縣累經大寇殘破之後民失耕業不會種植雖不放免無可輸納矣嘗考自古夷狄不善攻城惟金人剽勇堅悍輕生不畏死長於攻城諸路州郡緣大寇縱橫之後鄉村有力人戶盡挈

其家屬牛畜資生八州城居止金人既破一城緣此  
所得倍廣伏望聖慈詔三省密院詳議利害如京東  
淮南諸路城壁堅壯守禦足備糧儲不乏去處責令  
死守如或不然緩急之際縱官吏與民避賊或入山  
林或入陂澤庶免全郡生靈皆為魚肉為一路之民  
開此生路昔李光弼與史思明相距知洛陽不可守  
沮常陟之虛誕縱民避賊退保河陽卒獲大捷臣所  
願收民心者此也二曰定廟筭臣契勘金人駐兵于  
澶魏之郊祈請之使屢行而彼未有講和之報范瓊  
韓世忠統兵北去而未有決戰之期致聖慮焦勞大

詢鄙策迺主憂臣辱之時而大將主兵官多言強弱  
不敵不敢交戰百官之心皆願鑿輿渡江夫渡江二  
事不得已必為之但迎敵拒戰之計豈可少緩哉昔  
魏武帝以中原之盛引兵南征周瑜決策以周師挫  
之符堅舉百萬之衆欲投馬箠渡江伐晉而謝安遣  
兵敗之况主上躬有天命祖宗德澤在人殘忍貪暴  
逆天殄物安知我之弱不為強彼之強不遂弱耶昔  
韓信論項氏以謂其強易弱與此相類伏願聖慈明  
詔大臣議定廟筭陰為過江之備而大為拒戰之資  
申敕主將修武備講陣法訓強弩料彼已明斥堠以



埃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也昔范曄論光武之略以謂  
 淮陰論項王審料成敗則知高祖之廟勝耿弇決策  
 河北定計南陽則知光武之業成夫廷論決策不可  
 二三蹉跌臣願陛下定廟筭者此也三曰料彼已臣  
 聞用兵之道在知彼知已知彼而不知已必敗知已  
 而不知彼亦敗自金人犯邊以來百戰百敗非止百  
 戰百敗往往望風奔潰不暇交鋒者以將帥不知彼  
 已亦未嘗講究彼已之長短也臣頃在廊延環慶路  
 見我師于夏人接戰每迭勝迭負未有敗衄如今日  
 之甚者蓋廊延環慶皆山險之地騎兵非所利故也

金人起燕薊歷魏趙絕大河至汴宋皆平原廣野騎  
 兵馳突四通八達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敗也夫彼  
 之所長在騎兵我之所恃惟步人以步人抗騎兵則  
 平原廣野決不能立惟阻險用奇可以掩擊為將者  
 不可不知也胡人用兵在秋冬之後每年四月放馬  
 入泊逐水草號曰入澱山西州軍及燕薊諸處契丹  
頃禁人耕鑿留以養入澱之後馬不餵料食青草七  
頃禁人謂之馬八澱八月間馬乃出澱之際虜人畏大暑之時出其不意  
 而攻之庶可勝也翰林學士孫洙制策論契丹其略  
 曰以一月之糧興六月之師破之必矣豈虛言哉臣

宣和四年任河北轉運使五月下旬隨神師道與契丹相持于白溝河是年大暑虜人以酷熱勢不可忍不顧性命躍入白溝河以水浸其軀其畏熱可知矣自用兵以來每于春冬交戰正彼之所利我所不利此又所以多敗也臣嘗覘晁錯議兵事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山林積石涇川丘阜草木所在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平原廣野車馳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有深意存焉臣歷考自古論兵能知彼知己未有出晁錯之右者願詔諸將用我所長擊彼所短講求其說以保萬金臣所謂知彼

知己者此也四月選將材臣聞之孫武曰兵者國之大事將者材之至難傳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又曰將者人之司命審如是將帥之材要當遴選委任若非其人則禍敗不可勝計然人材難知功業寓于智識就其智識觀之則人材或可得矣蘇轍有言曰道藝文章勉強積習而可至惟有知人之明不可勉強譬如蕭何之知韓信此豈有法可以授人者轍之言雖可信然孔子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莊周之論九證豈虛語哉今強敵在境天下多事將材為急臣願陛下詔行在從官及統制官三衙



臣僚各舉材堪將佐之人各二人監察御史以上職事官各舉一人委官問其謀慮試其材武如或可用從而擢試庶幾將材自此塗出昔范曄有言曰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夫以中人易流之性享厚祿膏粱之奉安存之慮既深則臨敵用命者鮮矣嘗觀太祖太宗皇帝駕馭將帥嘗令有歎然不能之意如曹彬下江南王令斌下蜀未嘗遇與官爵郭進守山西李漢超守閩守亦未嘗妄進官序以其飢則着人飽則颺去故也以近事驗之巨師古未知名之人能佐趙哲平建寇此類既衆將材出矣臣

願陛下選將材者此也吾曰明斥堠臣契勘虜人用兵無斥堠軍無行伍止是選擇強壯有物力之人乘上等壯馬四五人為一隊齎弓箭及手刀不帶衣甲前去探事號曰硬探其探事精審日馳二百餘里而中國諸軍自來斥堠不明萬一胡馬南牧須揀選有材武心力使臣將校百人分為二十隊給弓箭手刀及選擇壯馬乘騎前去分頭探報遇有警急今奔馳前來逐人給金字牌與之所至村民官私驗認牌子給與飲食草料蓋胡馬之行若飄風驟雨郵傳步人探報不及近年之弊徃徃緣此臣宣和七年陷于金

人次年正月在金人砦中親見金人引兵到上德橋而京師猶不知是年十一月金人已渡河破鄭州執知州宋伯友縱之使歸京師伯友詣都堂陳述而大臣以謂破鄭州者河北強寇非金人夫斥堠乖謬如此之甚誠可恠駭又如累年以來胡馬渡河緣北岸無探報不知戎馬所聚縱令治舟楫絞牌筏致南岸無由掩擊臣願陛下明斥堠者此也六曰訓強弩臣願嘗考近年以來胡人入寇我師遇之不暇成列輒奔潰敗走者以平原廣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騎兵故也又虜又遇中國之兵往往以鉄騎張兩翼前

而射之所以不能立臣覩史冊所載及以近事驗之夷人之長實在騎兵我之所長莫若強弩今欲禦騎兵舍強弩將安用哉晁錯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且騎且射匈奴之長技也材官趨發矢道同的匈奴之草筍木薦弗能支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其理亦明矣蘓秦合從說韓曰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之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又曰以韓之卒被堅甲蹶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史冊所載茲可驗矣以近事言之崇寧年環慶路築大砦泉神師中將前軍羗酋比精者



號令以強弩射之乃退雖相持數日不敗五軍中必  
 有老將見此事者宣和四年冬契丹大酋中軍太師  
 引精銳來寇霸州大戰于永清縣北葯師用河北第  
 六第八第十五將馬黃弩神臂弓葯師本將人馬分  
 隊相間擺布對列以馬黃弩神臂弓射之胡騎少却  
 我師乘之遂大敗今淮東提刑薛彥國時為第十五  
 將可召而問也日近用兵多係孤軍獨進為將者不  
 知強弩之利遂致中原之長技無由施設且如萬人  
 為軍千人操弩敵人兵驟至奔突使三百步內強弩

並發人人只能發兩箭則敵人必卻敵人既卻我師  
 乃可立我師立定然後可以語戰近時之敗以我師  
 每為騎兵衝突措足不定所以敗也神臂弓箭在軍  
 器中雖最能力及遠然其藝難精自來遂將下能射臂  
 弓者率不過三四百人兼臨陣對敵緩急之際施放  
 不快不若強弩之輕捷臣願訓強弩者此也七曰分  
 器甲臣嘗觀夷人之軍兵器便利衣甲堅密所以多  
 勝中國之軍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堅密所以多敗何  
 以言之軍皆是民兵平時賦歛至薄而緩急以丁點  
 軍謂如兩丁點器甲鞍馬每非自辦平時家居日逐

擐甲胄而習弓矢所以器甲各適用中國之軍莫非  
 点卒器甲從官給身軀短小者或得長甲修長者或  
 得短甲力能挽七斗弓者或以一石弓力能勝兩石  
 弩者付之三石弩致弓弩不適用反與短兵同寒餓  
 之卒無力自辦器甲可勝嘆哉昔馬燧製衣甲必分  
 三等盖有深意晁錯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  
 及遠與短兵同夫驅人于行陣之間以肌肉冒鋒刃  
 而甲不堅密器不適用良可哀也又蕃兵遇敵步兵  
 騎兵皆全裝所以心固而敢戰漢兵遇敵馬軍則全  
 裝步人則衣甲不具所以心怯而畏戰步人戴笠子  
不能禦箭有

奔心則無披膊之類非特此也夷人軍行有乘車牛畜多係三  
共一船載甲器所以步人可以全裝我師之行無船  
 載甲器之具步人全裝則困負擔矣此又為將者當  
 講議措畫也臣願詔五軍統制官使之講論其事今  
 日合如何措置條具以聞庶使士卒之心堅固敢戰  
 臣所謂分器甲者此也八曰備水戰臣契勘金人既  
 殘破京東州郡而京西路州軍去年殘破外止存金  
 州與順昌府虜人志在劫掠向北州軍既無所有則  
 秋冬之交睥睨淮南必矣江淮水戰之具在今日豈  
 可不講然防淮難防江易是防淮不若防江也臣已



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防江之事莫若備兵戰水今朝  
廷雖于鎮江府擺泊海船以備禦寇而上流州軍自  
荆南府抵真州凡可以濟渡處並未聞措置豈可不  
預為之計哉昔魏武帝既得荊州引兵窺吳周瑜策  
曰曹操棄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  
觀曹操軍方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乃取蒙衝閉  
艦數十艘實以新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  
旂又預備走舸大破曹公于赤壁所謂蒙衝閉艦當  
謀求其法製造于長江所謂走舸者亦不可忽也又  
觀王濬伐吳造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皆

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所謂大船  
連舫今亦可作也又造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今若可  
用亦可廢也又古之戰艦或曰樓船或曰海鷗或曰  
游艇臣又嘗于碓霸州見備戰輕舟或曰刀魚或曰  
雲梯皆不可闕也伏望聖慈專置使兩員一員自荆  
南府至池州一員自池州至鎮江府專切提舉製造  
戰船教習水軍及詢訪古今備戰舟船施設利害申  
明措置不可少緩臣所謂備水戰者此也九曰控浮  
橋臣契勘泗川壽春府各有浮橋除壽春府浮橋因  
大水漂壞未曾修治外朝廷已差將兵防守泗州浮

橋矣。切恐斥堠不明，探報不的。萬一賊兵馳至，緩急無以措手，不可不防也。靖康元年正月間，金人到磁州，邯鄲縣先遣郭葑師提騎兵三千，夜馳三百里，比明至濬州，奪浮橋。是時內侍梁平方雖領精銳人兵在黃河北岸，以失于探報，不意賊騎遽至，人兵倉卒兵潰，幸南岸守橋人望見虜中旂幟，急以猛火燒斷纜索，遂不得濟。虜人既不得濟，乃沿河上下尋覓舟船，編排巨筏，又四五日乃得濟。今欲望聖慈詳酌委官密切前去措置，若可解拆，即權暫解拆其浮橋脚船，并大纜物料，並擺泊于南岸，却以舟船濟渡過往。

之人如未可解拆，即南岸措置猛火油，準備緩急焚蕪。纜索比之倉卒荒擾，事不不件矣。臣所謂控浮橋者，此也。十曰審形勢，臣仰惟陛下聖德龍飛，前年五月，即位於睢陽，聖心慮遠，究觀損益，謂卞者之境，距大河止百里，過大河乃金人界也。誠未可還闕，乃時巡淮甸，駐驛維揚，逮今踰歲矣。茲者金人攻破河北京東州郡，尚未退師。若駸駸南來，則大駕必須渡江。此勢之必然，人情之所共知也。夫虜人過大河，已不能控扼，我乃渡淮，既渡淮矣，又不能控扼，則我必渡江。若渡江之後，又不能控扼，則虜騎亦須逼江。此實



忠臣義士殺身殉國決死一戰之秋臣已于前篇條具夾淮一戰之計矣又請大習水戰為備江之計矣臣願陛下明詔大臣及統制大將講論一戰之計以圖萬全之策夫以金人善用兵料敵彼知聖駕駐驛維揚楚泗之間必有禦備則不遣重兵由壽春府或光濠州境內渡淮南來及以輕兵由宿泗前來牽制我師兼光濠州界淮河淺狹可徒涉此尤不可不防者要當分擘兩軍以屯一陣泗州盱眙縣以一軍屯壽春府花靨鎮以備衝突臣契勘自金人犯邊以來我師遇之望風奔潰不暇接戰是以胡塵所向大將

膽落士卒心驚亦未嘗布為一陣使人自為戰若非據淮阻險以決一戰必至于糜爛不振又至于不可支持也金人用兵雖號驍勇然而無紀律無陣法若遇節制之兵一敗之後必至于顛沛但令我師倣古陣法遵用節制人人不退走迎敵角勝負則不以語一戰矣常山蛇勢雖茫昧不傳而兵法具存別有陣圖可攷昔漢高祖望黥布置陣如項羽軍其心惡之且黥布一卒能置陣如此今之大將豈不原顏耶臣前所論金人所向盡用騎兵平原廣野我之步兵決不能抗若非阻險用奇決不能勝則夾淮一戰伏願

疾速處畫揀閱人兵布列行陣如何據險如何進止以竣一舉臣又聞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今大將人人畏怯各陳引避之說可謂無必勝之將矣又安得必勝之兵哉加以近年以來朝廷駕馭將師賞罰未明人不可孚信敗軍失律之將未賞明正典刑致令統兵者畏死不畏法何以示天下耶昔孟氏之敗責其將仕曰吾父子以溫衣食養士四十年一旦臨敵不能為吾東向放一箭今日大將誰肯率眾北向放一箭哉昔唐太宗征王世充諸將怯陣于洛陽之西竇建德舉山東之眾號三十萬以援世充諸將怯

懼太宗奮獨見之明引兵過洛陽陣于兩賊間不憂世充襲其後一戰而擒建德夫唐太宗敢陣于兩賊間而夾淮之戰在吾境內有糧草有地利我為主彼客諸將尚躊躇而不敢進國之爪牙將安用哉昔周世宗征河東劉旻率眾犯陣兵始交大將樊徽何愛能退走其騎軍亂世宗躬督戰將士皆奮遂敗旻軍世宗休軍潞州斬樊徽何愛能以徇軍威大振近時用兵未嘗行此誅責然則孰肯用命哉臣究觀金人之勢若二三月間不寇淮甸則秋冬之間南牧必矣備禦之策不過如此臣願審形勢者此也公久在西



北極邊諳知虜情料金人必犯淮南在版曹日屢乞  
先輦致左藏庫官物過江及獻守淮之策甚備宰執  
不征明年二月初三日金人以輕騎逼揚州車駕倉  
卒南渡公與禮部侍郎張浚聯馬追及行在僅得渡  
江凡百司官物及侍從臣寮等士庶盡為金人殺掠  
公扈從至秀州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  
淮兩浙制置使引羸兵千餘人守揚子江公沿路召  
募潰散之兵得四五千人就鎮江府之北枕江下砦  
與金人對岸相持僅一月公日被甲乘輕舟時于江  
中往來督責軍將官以舟濟渡江北被虜逃歸官員

士庶軍兵家小及逸募敢死之士過江遇夜燒劫虜  
砦又分遣兵將官沿江上下招集潰兵金人北去朝  
廷命公兼領江寧軍府事公即日拆流西行又兩日  
抵江寧府此三月初九日也忽有赦書至上遜位于  
皇太子人情洶洶不安十一月公子撫時任兩浙漕  
屬遣人齎蠟彈報公具道苗傅劉正彥反叛及擅廢  
立仍推隆祐太后聽政改年曰明受公曰今主上為  
賊臣所廢遷于杭州睿聖宮此不載天之讐也遂倡  
義曰我幸擁兵萬餘人必舉兵討賊公遂上表云云  
見前勤 既而遣局官奉議郎李承造往鎮江府約劉  
王記

世光及遣官往平江府見張浚及以書抵韓世忠張浚等同起兵討賊士大夫紛紛謂公曰今苗傅劉正彥挾太母幼主以今天下何擅起兵以取覆族之禍又公子之撫及家屬在杭州苗傅聞公起兵令歸朝官馬柔吉監守之公曰上在危難中我何敢顧家屬至常州苗傅劉正彥差使臣齎狀公具道廢立本末因令使臣白公云朝廷已留知樞密院關以待公之來公斬其使臣督進兵行至望亭招張浚自平江府四十里來見公遂同榻定議討賊之策次日至平江府公遂撰檄書曰云云見前勤王記 三月二十八日公與張

浚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率兵趨杭州仍率諸將列銜請上復位師至臨平賊遣苗翊率眾步騎萬餘人迎擊官軍公督韓世忠血戰大破之賊皇駭率眾離杭州望衢州路奔走上復位公以四月初五日朝見初七日除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張浚除知樞密院劉光世太尉韓世忠張俊節度使一行官吏將佐等第推恩時建炎三年四月也尋遷在僕射公在相位又與張浚謀誅范瓊一軍帖然無事是時天下盜賊群起金人離淮甸未久李扼據宿泗靳賽薛慶裴淵等據通泰承楚京城隔絕山東河北諸路命令不通



四方寇盜不可勝計以前此朝廷賞罰失當將士解  
體公以謂若非大收將士之心國家兵威不能復振  
無由恢復中原公又奏乞置三省樞密院賞功司應  
自軍興以來諸路立功將校借補等人並許繳元立  
功千照自陳朝廷看詳隨宜推恩補轉官資于是四  
方將士莫不歸心朝廷又自苗劉伏誅之後士氣稍  
振公措畫招收諸路潰軍盜賊殆無虛日又諸大將  
陳乞空名官告公奏臣三十年前曾在陝西廊延環  
慶等路每見出師用兵成功則賞敗事則罰罕曾給  
降空名官告勅劄自童貫開邊後來統制官乘國家

多事每遇出兵遇有要求多乞空名告劄軍前書填  
與親舊伎術無功之人致名器太輕無以激勸赴功  
力戰之士今乞將所降空名勅告等更不給降若實  
有功績之人即具明保奏乞將朝廷推恩廢草僥冒  
上嘉此奏而行云是年九月間時有探報金人舉兵  
南來朝廷措置禦敵之計遣兵守淮及要害分屯大  
兵于建康府等處控扼江上車駕未有順動之意隆  
祐太后前期往江西面奉聖訓六宮並隨太母行公  
奏建炎元年八月內臣知揚州日親得御筆內尚書  
省直筆留一半在南京一半令臣交割于揚州州衙

安下今若不留直筆之類即內省職事令何人掌管  
蒙聖訓欲令內臣權管臣即時已奏令內侍權管蒙  
聖訓內省職事深局不便臣即至都堂與執政商議  
此事有合奏陳者陛下以隆祐太后及先朝房院人  
數稍多痛懲二月間倉卒之禍遂先遣行誠為得策  
然日近議者多以謂陛下雖有固守建康之詔而陰  
為避寇之計如曾楸尚疑之况無知之民乎今不糧  
分嬪御留行在則民心不固流言紛紛此不可一也  
又內宰之職自成周有之董正女御之屬今內尚書  
掌批出四方奏牘及臨時處分亦自古設官之制官

禁峻深與外人不相見故號令嚴謹若令內臣權管  
深恐不密亦恐不可開端此不可二也伏望聖慈詳  
酌少留六宮在此以安人心及分撥內尚書直筆之  
類在此以嚴命令蒙上嘉納公初在相位力乞車駕  
巡幸浙江奏劄云臣累日來浙西潰散人兵頭項尚  
多恐殘害諸州及妨農務夙夕思慮寢食幾廢時日  
與執政共奏乞差重臣提兵前去撫定者蓋謂此也  
今有一事望陛下力行之庶幾克濟大業臣願陛下  
下到越州少歇數日留六宮百司在越州以近臣一  
員及兵官一員主越州留陛下親總六師前去鎮江



府撫定浙西號令江淮如此則諸頭項潰兵盜賊自  
然歛衽待命矣蓋車駕所至威聲氣焰自可以襲服  
人心故也昔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豈一日寧居點  
布作亂是時謀臣猛將固不乏人然高祖不憚親征  
太廟曰吾經營天下所至處買飯而食儼舍而宿是  
也陛下便鞍馬精馳射蓋天之所授將以撥亂安忍  
燕處清聞坐廢白日乎臣侵尋老境常恐功業不成  
抱恨滅伏望聖慈詢謀近臣察其可否然後奮發獨  
斷施行公奏論表植乞誅黃潛善汪伯彥事奏劄云  
臣伏蒙聖慈付出諫官表植章疏論列黃潛善汪伯

彥罪惡此雖諫官職事然其言乞陛下命有司檻此  
二人者至行在斬于都市此言為過矣臣嘗攷我宋  
自有國家以來輔弼之臣罪惡最大者莫如丁謂盧  
多遜然止于貶逐嶺外未嘗誅戮其德澤之深寔可  
以祈天永命今袁植首請以檻車載黃潛善黃伯彥  
至行在斬于都市陛下聖度如天必不聽從然植發  
此一念已足以傷和氣而致乖淚矣臣素不識袁植  
不知何人但恐其兇險所為沽激擢用之初不以仁  
厚之言開導聖聽首陳誅戮之事此風誠不可長臣  
待罪宰相不敢不言伏望睿慈詳酌施行公又奏論

車駕乘馬事。臣昨日與張浚留身奏事，仰蒙聖諭，朕欲親幸軍營，按習諸將教習陣隊，而前此宰執力陳不可。近日杭州舟行到常州，緣諸軍陸路不易，遂登岸乘馬，欲與衆人同艱辛，而范滂又以為不可。緣此鬱鬱，臣聞聖言不覺感歎，竊以方今天下多難，乃用武戡定之時，馬上治之。日按行營陣，出入御馬，乃其宜也。而儒士書生上欲依太平之際，必欲備法駕，具儀仗，非此不行，是猶欲以干戚之舞解平城之圍也。昔周武王師踰孟津，左仗黃鉞，右秉白旄，載於經籍，未聞有非之者。漢文帝親屈帝尊，往來于棘門灞

上細柳營，勞軍以今觀之，自咸陽東南西漢故都，至灞上道路約五六十里，計其往還必須三兩日。是時臣僚亦不以為非。唐太宗躬擐甲胄，平定禍亂，如榆窠園之役，與單雄信親角勝負，虎牢之戰，帝麾軍先登，率史大柰、秦叔寶、纏、麋、幟馳出賊陣，後遂擒竇建德。此皆聖人英武之略，但陛下今日不當親臨戰陣，不當履危冒險，不當馳聘田獵，不當身屬橐鞬。若按視軍營出郊跨馬，何損于治哉？臣願陛下以剛斷為心，以神武為事，勿拘俗儒之論，自為鬱鬱，以圖中興之業。臣不勝幸甚。臣按唐宰相姚崇傳，先天二年明



皇講武于新豐召崇至帝方獵于謂濱召見問曰公  
至獵乎崇對曰臣少所習也帝與俱馳逐緩速如旨  
帝喜甚乃咨以天下事衮衮不知倦翌日遂拜相臣  
少時仕官多在西北沿邊從事于鞍馬間今老矣尚  
能勉強議者或以臣為非臣亦不恤也十月金人渡  
江逼行在公憂憤不知所為遂乃獻航海避秋之計  
聖意浩然開約時廷臣所論皆不合惟意確然不移  
車駕自明州登海船精銳之兵萬餘人扈駕行至台  
州港泊數日乃趨溫州是時金人已回至鎮江韓世  
忠以舟師扼江路金人不得濟公力請車駕回幸浙

西宜下親征之詔以為先轂亟以銳兵策應世忠夾  
擊之以搗兀术此一奇也時車駕已蹕于越州人心  
不樂浙西之行又中丞趙鼎上章以謂車駕未可北  
去竟失機會然自有公論而公罷相制曰下吳門之  
詔則有失于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遠于眾議是也  
遂除公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  
任便居住公自四明買舟往台州未幾被命充江東  
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公力以疾辭上弗許差  
中使至台州促行仍令過闕奏事畢赴任公到行在  
上殿奏劄曰臣自去國以來不知金人探報之實侶

聞今以渡淮北去夫虜人狹詐其情難測不可為其  
去而弛備臣近日海道北來伏見朝廷聚集海船在  
明州岸下竊慮車駕欲為避寇之備夫避之計固不  
可不預辦然備戰之計尤不可緩也臣仰料車駕萬  
一避寇不過如温州及閩中爾伏望聖慈鑒去年虜  
竒追襲之事選兵五萬分為兩項一項留屯浙西一  
項往屯饒信或據水鄉或據山險邀其追襲之路而  
擊之使將士戮力如明州城下之戰則戰無不勝矣  
萬一金人今冬不渡江則臣去年所獻于四五月間  
遣兵渡淮由京東以擣賊虛其事不可以也願詔三

省密院詳議其說而今冬預為之計于明年五月間  
遣兵二萬由海道趨登州以搖青齊別遣兵二萬由  
淮陽軍徐州以圖濮鄆夫虜人用兵深忌夏月我乘  
其忌而攻之此必勝之道也且中國衰弱其勢已甚  
自淮以北皆非我有士大夫苟目前之安習太平時  
驕墮不振之氣殊無不向以爭天下恢復中原之心  
此臣所以感慨流涕而不能已也所有乘大暑用兵  
之計臣前後屢言之其說甚詳伏望睿慈檢照施行  
又奏臣嘗考自古安危治亂雖繫人主設施之當否  
而其大要尤在于察言蓋大偽之言似乎大真大姦



之言似乎大忠荀人主不能察則是非善惡莫知道  
 從姦言有時而用矣昔鄴食其請立六國後高祖聽  
 張良八難之說輟食而罵之封倫陳刑名之說太宗  
 不從而從魏徵仁義之言此二帝所以終能推勅敵  
 而建至治也然則開言路者帝王之盛德至于察言  
 者明主之英斷也臣嘗觀靖康之初淵聖皇帝鑒宣  
 和間壅蔽之外患故大開言路是時臺官得言事諫  
 官得言事六察官亦得言事侍從官得言事下至士  
 庶皆得實封言事又或士民率眾伏闕言事議論紛  
 紜何暇察其言之是非哉不知避狄誤而聖北遷者

群言鼓惑之罪也去年冬末金人分三路追襲車駕  
 是時廷臣皆以航海為非惟陛下英明獨斷必為海  
 道之行至于今日帖然無虞萬一今歲虜人不渡江  
 則是天地神明相佑陛下使我休息歲餘得為備禦  
 之計也夫難得而易失者天之時難成而易敗者人  
 之功臣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總攬群策而察  
 其言之是非凡人之言其利害成敗有盖于興衰撥  
 乱者必從之不然不從也凡人之材智畧謀慮有盖  
 于興衰撥乱者必用之不則人不難知矣夫一夫猷  
 謀百夫聚而非之則其謀必不得伸也一夫欲行百

夫起而沮之則其事必不行也昔陳蕃有言曰成敗之機在察言臣屢以此說獻陛下伏願由神省察公再上殿訖乃西行赴官是年九月公到江東路欲趨池州所治而大寇李成遣賊將馬進圍江州守臣以蠟彈告急公曰江州乃池州上流江州破則池州豈可保公時駐兵饒州會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人屯饒州惟忠乃公陝右同官素相好公請惟忠同起兵以解江州圍聚兵得萬五千人十月下旬自饒州乘舟趨南康軍以圖解圍師渡江蠡收復南康軍公遣大將臣師古往江州城下幾至城而城設伏前後

夾擊師古之兵潰敗走乘勝至南康軍賊衆三萬與楊惟忠鏖戰惟忠與公以衆渡江避賊於江北洲溪具奏衆寡不敵所以敗乞濟師上親御翰墨詔公曰卿躬臨行陣親冒矢石功雖不成忠節顯著已詔王瓌全軍萬人聽卿節制同救江州公聚兵鄴陽得瓌軍以十一月不旬以兵二萬人再趨左翼下砦會淮南崔增有兵八千人公以書招至麾下增舟師習水戰令與瓌引兵與李成賊兵大戰于湖口南增大捷乘勝至江州城下而江州守臣前此以糧盡棄城去矣賊兵既據江州意欲盡陷江東西州縣公曰我為



江東帥今不及力以禦賊則一路皆為賊境矣遂置砦于左蠡江岸明斥堠嚴紀律以遏賊衝砦此乃池饒諸郡界首三面皆賊屯前後數十戰賊失利公兵益振因力奏乞濟師朝廷遣大將張俊統兵三萬由江西洪州路討賊詔公謹守江東公分遣王燦全軍與張俊合俊與賊大戰賊兵敗走成與馬進僅以身勉收復江筠等州成以殘衆北投劉豫是年四月中旬旬也左右蠡兵帳下冒暑得疾下血痢兩三旬不止上遣內侍吳曇撫問具奏疾狀通旨賜公丹濟又三旬疾小愈御筆召公赴行在因宣醫促召公以九月

十五日到國門五鼓命中使宣押赴內殿奏事二十六日拜尚書左僕射公初自左蠡班師回鄴陽而巨寇張琪李捧引兵五萬人犯饒州邦人皇駭失措公帳下有兵不及萬人而公愛將閻皋方在撫州招捉胡江寇公走人檄召閻皋而皋已招胡江在路皋得檄連夜趨帳下公召諸將令聽皋節制以姚端軍為左崔邦弼軍為右皋將中軍公自畫戰圖以令諸將皋等方出城五里而賊鋒已至前軍張守忠失利少却賊恃衆輕犯中軍皋力戰而崔邦弼姚端兩軍翼而前來擊之賊衆大敗追逐五十里橫死蒲路是賊

將別遣精銳為水軍分道而進公自將水軍崔邦弼  
迎擊之賊敗覆溺者不可勝計饒人安堵繪公像于  
郡中公再到朝廷憤群盜乘國步艱難之際並起為  
患乃建言今天下之勢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  
聖意開納于時邵清等攻通泰范汝為據建州曹成  
馬友之徒擾江西公奏乞遣叅知政事孟度為宣撫  
使韓世忠為副使遂平范汝為等及隨賊寇之大小  
分遣兵將官以金字牌招安不聽命者加兵勦除諸  
路盜賊畧平公每奏陳金人侵伐不已今又大窺川  
陝皆燕人及中原叛逆協謀所致古者兵交使在其

間為我之計更宜遣使請和以紓國難前此所遣字  
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元邁魏行可崔縱洪皓龔琦張  
邵輦雖拘留不還然勢當再遣使人以驕其志蒙上  
開納遣潘致堯高公繪使金國後潘致堯等得歸金  
國通和蓋自茲始爾後又遣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  
近魏良臣王繪相繼入國既還有難從之請是時諸  
路盜賊稍寧民奠居朝廷慮守令貪殘暴靈不能布  
宣條教公奏乞諸路各遣監察御史一員充宣諭官  
循行郡邑刺舉守令朝廷深憂川陝敗事吳玠等不  
能枝梧公每奏臣乞差中使齎詔書賜予激勸托諭



將士及遣宣諭官布宣德意朝廷養士用度不貲公  
稍更鹽法循環資次使商賈入納奔轅于是國用不  
乏又經理淮甸保障通泰國家專有鹽利京西湖北  
關為賊區朝廷甚費經畫公以國步多難中原隔絕  
江淮之地尚有巨賊駐蹕之地最為今日之急務奏  
陳以謂金人自建炎二年引兵扣淮三年正月遂直  
犯揚州去年十月以大兵分路渡江皆有深意近者  
蕭願中引兵扣江今復稍退此皆天祐本朝聖德昭  
格之所致也夫虜人今年既不渡江則諸事可以措  
手矣將以創中之業伏願陛下發中興之誠心行中

興之實事今當先定駐驛之地據都會之要使號令  
易通于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于艱阻然  
後速兵不兵一頭徑往江西湖南以平羣寇一頭往  
池州至建康府處置已就招安尚懷反側之人于明  
年二三月間使民得務耕桑則大江以南在我之根  
本立矣然後乘今年大暑之際遣精銳之兵與劉光  
世渡淮掎角而北去由淮揚軍沂州入密州以搃青  
鄆命張俊躬親統兵由河中府入絳州以撼河東乘  
兩路餘民心懷我來未泯之時知王師有收復中原  
之意則中興之業可覲也若不速為之逡巡過春夏

則金人他日再來不惟大江以南我之根本不可立  
而日後之患不可勝言矣臣嘗觀自古有爲之君將  
以取天下者弗躬弗親則不能戡禍亂定海內伏望  
聖慈考漢高祖以馬上治之之跡法唐太宗櫛風沐  
雨之事速圖之不可緩也臣在西北兩邊出入行陣  
二十餘年今者年踰六十近在軍中頓覺筋力衰憊  
非復昔之強壯也日望陛下賜骸骨而歸老所幸未  
滇溝壑之前一見中興之業爾又奏臣嘗攷漢高祖  
初定天下人人爭言建都之地至聞蒯生一言即日  
駕趨關中高祖不以為難者無百司冗局故也願陛

下以高祖之心為心則經營中原平定天下不難矣  
又奏遣乞廵幸饒信岳鄂臣近嘗具奏金人去冬既  
不渡江則在我之事今歲可以措手伏望聖慈愛惜  
寸陰汲汲孜孜以圖中興之業及有自古戡難之君  
弗躬弗親則不能平定禍亂之事臣既具奏以此冒  
犯雷霆之怒深憂斧鉞之誅然連今踰月未獲罪戾  
伏揆聖慈不以臣言為非萬一或蒙采納天下幸甚  
臣衰老餘生憂國之心不能自己謹再具陳臣竊見  
三四年來金人終退士大夫及言事官與獻言之人  
輒有怠心便以謂遂太平廓然無事矣凡朝廷謀事



更唱迭和甲可乙否致機會可乘之使往往阻抑不得行臣以謂異日誤天下國家者必斯人之徒也今天下之勢可謂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閩廣數路而已其間亦多曾經殘破浙西郡縣往往已遭焚劫浙東一路在今形勢漕運皆非所便若不移蹕于上流州軍保全此數路及漸近川陝使國家命令易通于四方則民失耕業號令阻絕俄頃之間已至秋冬金人復來則雖欲追悔無及矣大抵為治之道謀不可不廣斷不可不獨伏乞睿慈總攬群言而奮發獨斷檢會前秦施行又秦竊以三代既遠撥亂之道必

以漢高祖唐太宗為法漢高祖唐太宗櫛風沐雨幾遍天下豈徒然哉臣頃者力陳幸浙西之說未嘗必乞車駕御戎親征也但以謂車駕所至其威聲氣焰自可以銷弭羣慝當廵幸而不廵幸恐失機會故也若盜賊銷除閑中事定復幸浙東西亦何難哉上意雖許而有近臣為之梗者卒不行公位當輔弼力修軍政偶邊事稍寧內寇半息天時人事非昔日可比以謂若不舉兵北向不能復中原公奏臣仕官以來在西北極邊二十餘年備見虞人之俗於逐年四月初驅官私馬逐水草牧放號曰入澱之地水草入澱之

後禁人乘騎八月末方令出澱飼以麥豆以備戰聞  
又夏月弓力不强射不能及遠故虜人未嘗於夏月  
用兵然自漢至唐士大夫未有深此理者惟杜牧有  
言曰漢伐匈奴嘗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重馬免  
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月發  
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遺類矣臣自蒙陛下柄用以來  
累獻以此設然二三年來內寇未平盜賊蜂起米價  
翔湧兵甲未備故示暇為此舉臣竊觀陛下總攬歲  
久英武日躋則舉兵北向以圖中原此其時也况人  
事可為者二天時可為者三乞為陛下陳之昨自車

駕渡江以來初經揚州之變兵甲器械十失八九未  
容喘息而金人分遣重兵三路入寇二浙江東焚劫  
殆遍正兵或散而為盜或器甲不全雖欲戰不能也  
陛下憤金人侵侮之甚連年宵旰專意軍政揀汰冗  
兵修飾器械今張俊軍有衆三萬全裝甲萬餘副刀  
槍弓箭皆足用韓世忠有衆四萬如岳飛軍有衆二  
萬三千餘人王瓌有衆一萬三千人雖不如張俊軍  
盡皆精銳亦非前日怯懦之比劉光世有衆四萬雖  
老弱冗散者衆亦可得精銳二萬人神武中軍楊沂  
中統領以來有兵萬人鎧甲亦足用此外又有神武



後軍陳思恭不下萬人御前忠銳如崔增張守忠趙琦徐文姚端等軍亦二萬人上考太祖皇帝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人况今日有兵十六七萬器械足用何憚而不為臣所謂人事可為者此其一也建炎三年四年紹興元年大盜縱橫鄧慶尅廣東李敦仁犯虔志邵清擾通泰張琪劫徽饒李成破江筠范汝為據建劔馬友李橫孔彥舟曹成張用劉超等散處大江之南為害于荆湖等路朝廷枝梧不暇力不能事外今則悉為王師撲滅民得安業矣臣所謂人事可為者此其二也尚觀自金人南牧以來我師望塵奔潰莫敢嬰其鋒近年以來張俊獲大捷于淮明州韓世忠扼賊于鎮江陳思恭邀擊于長橋張榮大捷于淮甸良由虜人貪殘太甚逆天悖道人人有戰心天意殆將悔禍臣所謂天時可為者此其一也金人命劉豫僭位以來盡以中原付之不欲南來而豫煩碎不知為國之体重歛以失百姓之心豫之所為雖三尺尺童子決知不能立國况兵不知我精將不如我能勝負固可料矣現宇文虛中密奏雖未能盡信然虜騎累年不至淮甸豈無牽制之故哉天意概可見臣所謂天時可為者此其二也江浙等路連年失耕植

又若水旱米價翔湧每斗一貫至二貫今年豐熟米每斗不及五六百江上諸州米每三百天時可爲者此其三也今韓世忠到行在臣願聖心奮發睿斷令世忠張俊與臣等商議決策北向明年三月半令韓世忠由宿州南京路以入令劉光世由徐曹諸州路以入又于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闢皋乘四月間南風北去徑取登萊州凡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發吾民以資饋運而登萊尤有積蓄可因也大兵既集劉豫必北去所得州郡擇逐州豪傑守之初則示以羈縻之義過則續爲後圖雖虜人來年秋冬間必奔兵爭其地然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兵法也擾之數年中原必可復賈誼曰日中必萋操刀必割舍此機會而不乘後款追悔何可及耶今有兵十六七萬費用不貲朝廷竭力經營錢糧常若不辦曠日持久必取于民民怨衆離乃自困之道禍亂之所起可不畏哉今日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數年之後消磨必寔少異時雖欲奉事勢必不能可爲深惜者也臣年踰六十累歲疾病每恐溘先朝路此志遂不得伸輒敢冒昧陳述乞賜總察又奏臣契勘靖康以來凡朝廷舉事往往爲浮言所搖甲可乙否終至



誤國嘗觀漢高祖取天下所與共事者三傑而已唐  
 太宗取天下所與共事者房杜英衛而已雖然謀不  
 可不廣而斷不可不獨乞召侍從官條其可否如臣  
 言可行則行如謂未可行更望聖慈詳酌又奏日近  
 探報金人與劉豫奉大兵以窺川陝若于來年三月  
 間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陝之急萬一川陝參差而  
 王師既逐劉豫川陝間聞之必震恐因遣韓世忠就  
 近由西京入關此亦一奇也上開納此策嘉歎不已  
 以公都督諸路諸軍事總師北向公師次鎮江病瘧  
 踰月蒙上宣醫遣中使復召公還朝又兩月以天象

公乞解機政而又議者多與公不合遂罷相以鎮南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寓居台州嘗  
 自綸登第以來履歷進退事跡至再罷相號曰逢辰  
 記且以退閑為樂旋營小圃于州之東郊栽植花卉  
 起屋數椽名曰退老堂為游息之地自汪藻字彥章李  
 昉字漢張守真字全李光字泰諸公皆有詩凡數十篇  
 公與范丞相宗君字覺及門人親舊游從甚樂是年  
 冬公得趙丞相鼎鑄元及二三大將書說及虜騎邊  
 犯尚留淮甸因以邊防機事奏陳云臣歷官四朝蒙  
 國厚恩仰荷陛下眷遇之深雖糜骨粉身無以論報

臣自聞豫賊與虜人犯邊以來緣不知探報之詳無由條具備禦之計而數日來收右僕射趙鼎書云虜騎尚留淮甸詐不可測又得右軍統制張俊及一二掌兵官書云將士之心皆願悉兵過江與虜人接戰緣事關利害輒有愚見冒昧陳述夫王師總渡江便有大禍福何以言之蓋淮南之地虜之騎兵可前可却而我師易進易退不可不審也竊料金人二三月間糧盡必勢窘何以知之蓋京西及徐毫諸郡全未可耕鑿糧運所出自來止藉東平濟南府及淄青德博等數州而已今偽齊漕運由北清河沂流至濟州

山口鎮一上水約自山口鎮入黃河經由徐州淮陽軍轉漕入淮極為艱阻兼黃河自來難行舟船則齊人儲糧食必不廣數年以來劉豫父子雖于南京淮陽軍陳穎數州積聚資儲然供億虜軍今已數月非久軍食不盡糧食既盡必謀退去但明遣探報俟其款退分遣精銳追襲掩擊必獲大捷兵法所謂料兵算食古之善為將者常以兵食相須豫賊不知用兵之策而虜酋狃於常勝不知虜敵深入吾境此天亡之時也願陛下於此沍寒之時虜人弓健馬壯之際且敕諸大將謹守江岸俟其糧盡款退併力追襲此萬



全之策也。金人大酋如婁宿蟾、目國王幹離不皆已。物故。今次南來者，撻辣郎君、四太子。臣在燕山府，皆聞之。撻辣有謀而怯戰，四太子乏謀而粗勇。然四太子所統部曲，比之撻辣極衆且精銳。四太子所向，猶宜隄防也。臣蝼蟻之情，不勝憂憤。又奏臣契勘禦賊之計，臣已條具其畧。臣所謂王師總過江，便有大禍。福者，蓋用兵之法，要在知彼知此。金人因大遼及中國太平日久，民不知戰，遂致猖獗。又夷狄之性，惟知附強。金人既得志于北地，諸羌附之，乃驅牽諸國人民，使之先登冒犯鋒鏑。何嘗有愛惜民兵之意哉。國

冢自渡江之後，數年以來，陛下宵衣旰食，竭力養兵。近方聚得戰兵十五萬，器甲粗足，豈可容易渡江，與不顧危亡之虜決一旦之勝負哉。自有萬全之策，望陛下熟計之。今已歲盡，但乞謹守長江，竣來年虜人欲退之時，須明遣探報。選差大將，揀擇精銳，急急追襲。若乘勝可前，引兵至南京、亳州界，以撼汴京。則劉豫父子必震恐北走，惟不可殺人，不可劫掠。續覘虜賊相去遠近，若王師尚可北去，即長驅至汴京。既到汴京，選差土豪守之。來年七月間，我乃班師過淮，以待次年再去。出兵兵法，所謂彼出我入，彼入我出，不

過三數年間中原之地黃河以南必先為我有矣臣所謂萬全之策漢高祖所謂吾寧閉智不閉力者此也臣年老衰病識見蹇淺然憂國之心不能自己章既上奉親筆呂頤浩陳奏陳利害切當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諭詔書云勅呂頤浩省所奏陳利害事具悉朕惟古所謂大臣者以國為家以身任天下非有內外遠近之間也周王之命諸侯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而况出入將相為時元老躬暨一德弼亮朕躬有如鄉者哉強虜陸梁睥睨江淮安危之分間不容髮卿不遠千里惓惓納忠料敵商變深得

虜情運籌建策皆契機會朕既資其老謀而益嘉其得古大臣之義三復來奏深用歎咨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又數日再奉詔書云勅呂頤浩比送臣嘯亂反易天常陰導狄人提兵南嚮朕親秉戎輅號令六師將士協心人有其勇按甲江上時出輕兵所向奏功俘馘係道虜勢既屈潛師遁迹念茲邠敵之初圖為善後之計卿以舊弼乃心王家必能為朕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可悉條具來上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欽佇嘉猷異聞確論故茲



詔諭想宜知悉公條其所見析為十事上之臣仰惟  
陛下聖德日躋睿謀天縱方逆臣作亂唱導狄人侵  
犯淮甸之初奮發獨斷親御六飛巡幸近邊號令諸  
將上下用兵屢奏奇功遂使黠虜退兵生靈按堵凡  
所謂善後之策固不能逃于聖筭矣尚且發德音下  
明詔俯詢舊弼問以方畧仰見陛下盛德謙冲將屈  
羣策以圖中興之大業也臣雖老且病然荷陛下非  
常之眷懷天地莫報之恩輒以所見析為十事凡今  
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畧具在十事  
內雖智識褻淺無所取材然臣生長西北兩邊出入

行陣踰二紀耳聞見目見粗為習熟謹繕寫進呈所  
冀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冒瀆天聰臣無任兢皇一論  
用兵之策臣在河北塞上守官歲久日親金人與契  
丹相持二十年今歲戰次年和次年復戰而戎主天  
祚不悟其詐卒致顛覆仰惟陛下天性聖孝痛北狩  
之未還悼生靈之荼毒屢遣信使卑辭屈已祈請講  
和以紓父兄之阨以救生民之命而虜性貪婪吞噬  
不已自王倫之回跨四年矣歲歲奉兵侵犯川口去  
年雖不曾出兵而移師南來大入淮甸又與劉豫同  
惡相濟其志豈小哉今幸狄人已退若不用兵則五

月間必傳箭于虜中金人五月間傳箭于國中秋冬  
 間復舉兵至淮甸在我枝梧賦歛終至財力困竭此  
 不可不用兵也况不用兵則二聖必不還中原之地  
 必不可復偽齊資糧必不可焚或曰如此遂廢講和  
 一事耶臣對曰不然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既不可因  
 戰而廢和又不可因和忘戰間遣使命再貽書以驕  
 之復示弱以結之而我急為備出其不意乘時北伐  
 乘時一事此用兵之利也二論彼此形勢臣契勘金  
 人本契丹奴婢之國我主天祚侵陵其民誅求無厭  
 以致憤怒舉兵交戰遂滅耶律民政和年間內侍童

貫奉使大遼得趙良嗣于盧溝橋聽其狂計遣使由  
 海道至女真國通好女真于宣和四年女真既滅耶  
 律氏兵益眾勢益張知中國太平日久都無戰備必  
 可圖也遂陷中原勢愈猖獗二十年間主張國事者  
 國相粘罕也為之謀臣者劉彥宗兀室孛堇蕭三太  
 師高慶裔王芮張願恭之徒是也為之將帥者幹離  
 不蟾目國王余覲婁宿孛堇三太子四太子撻辣郎  
 君之徒是也謀無不成戰無不克橫行天下又近十  
 年天會三年金人方滅大彼之勢可謂強矣然粘罕  
 之性好殺而喜戰用兵不已昧于不戢自焚之禍部



曲離心已久將士厭苦從軍皆謳吟思其鄉土勢必潰散有將亡之兆臣于宣和七年十一月陷于虜賊不得歸每嘆夜嗟嘆皆云與契丹交兵十年又虜性嗜殺將兵所至族其強壯老弱掠其婦女財寶悖天道結民怨窮極已甚此亦將亡之兆劉彥宗幹離不余親蟾目國王婁宿孛董皆已死所存者才氣皆在數人下其將士所有子女玉帛充牣于室志驕意滿此亦將亡之兆凡此皆彼之形勢也我之形勢比之數年前不同何以言之數年以前金人所向我之戰兵未之交兵鋒悉已遁去近來以來陛下留神軍政揀

擇精銳汰去孱弱今二三大將下兵已精矣臣竊料韓世忠張俊楊沂中王瓌下兵數約二十萬陛下聖人除韜重火頭外戰士不下十五萬人陛下聖性精于器械製作工巧數年以來卑宮室菲飲食而輟那財用修造器甲今器械畧脩矣夷狄之兵自來敵中國甲士自來止有前後奔心副將有皮笠子而無兜鍪故怯戰臣在河北嘗觀太宗皇帝于北京武庫排架下河北十七將軍器並無全裝今兵既精器日皆不堪用祈溝之敗恐由軍器不全兵既精器械又脩將士之心曾經戰陣膽氣不怯勇于赴敵故頃者韓世忠扼虜于鎮江張俊獲捷于明州陳思恭邀擊于長橋去年虜人初到淮南韓世忠首挫賊鋒諸將屢得勝捷至于吳玠累次大捷于川口此我之

形勢也夫太祖太宗皇帝有兵十四萬而平定諸國  
 遂取天下况今有兵十五萬察賊之勢如彼度我之  
 勢如此若不用兵恢復中原則必有後時之悔豈可  
 少緩哉三論舉兵之時臣在河北陝西緣邊備見虜  
 人風俗每于逐年四月初盡括官私戰馬逐水草牧  
 放號曰入澱澱乃不耕之地美水草入澱之後禁人  
 乘騎八月末各令取馬出澱飼以粟豆準備戰聞又  
 虜人所長者在弧矢之利而暑月弓力怯弱射不能  
 及遠故自古至今凡夷虜犯邊未嘗出於盛暑之時  
 歷代將師儒臣皆不知此惟唐杜牧嘗獻言于宰相

李德裕曰漢伐匈奴率以秋冬當虜人勁弓折膠重  
 馬免乳之際與之較勝負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  
 發兵出其意外一卒無遺類矣嗚呼世稱杜牧知兵  
 善論事豈虛言哉臣於紹興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嘗  
 鋪引杜牧之論其劄子奏陳次日進呈之際蒙聖諭  
 以為夏月奔兵乃周宣王六月北伐之意也然時方  
 議和未暇及此去歲秋末朝廷再遣使人北去請和  
 而豫賊之子已與虜酋引兵過淮信義俱棄可知矣  
 然則和議豈可憑信在我之計豈可但已縱令今年  
 秋末復為邊患臣願陛下奮發睿斷乘此機會不可



失之時密與大臣決策定議陰勅大將速為之備于  
 今年四月初奉兵北伐若乃進兵之路趨汴之計供  
 餉之方招懷之畧臣一一條陳于後伏望睿明深思  
 熟計廣詢博訪施行四論分道進兵之策臣本北人  
 自中原陷賊以來傳聞京西路殘破為甚京畿次之  
 惟京東東路河北東路不曾經兵火百姓安堵如舊  
 然苦於劉豫苛虐思望本朝之心至今未泯茲蓋祖  
 宗德澤感民之所致若乘斯民僊望之深出敵人不  
 意之際奉兵北伐必有大功縱未能盡有其地亦可  
 以收人心慰民望也臣已條具今年四月奉兵之策

矣臣欲乞于即今所有戰兵數內差撥五萬人選大

將一員統之由泗州擣南京至汴京其在糧運間仍差

大將一員統兵二萬人駐泗州為應援又別選大將

一員統舟師二萬人由明州趨今年四月內便風泛

海前去攻沂密州至青濰州密州到濰州陸路一百

到青京東之民企望王師日久所至必望風而下又

又遣大將一員提民二萬駐濠州以張聲勢此兵不

深入以糧運艱阻但時遣奇民渡江淮擣順昌府陳

州則京西北路諸郡傳檄亦可下惟是申救大將所

至不得殺人不得劫掠務要宣諭朝廷德意蠲除劉

豫什一之政明出黃榜除二稅之外更不行青苗預  
 置之法所下州縣選差逐處豪傑為衆推伏者主管  
 事務七八月間且班師過淮次年復出臣已于去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兵法所謂彼入我出彼出我  
 入不二三年間中原之地黃河以南必先為我有蓋  
 謂是也五論運糧供軍事臣契勘臣已條具分三路  
 進兵以窺中原事其糧食亦合分項應副一項自明  
 州由海道趨沂密州兵二萬人每人日支米二升二  
 萬人每日合支米四百石一月合支一萬二千石臣  
 乞於明州支上件米充一月之糧令海船附帶前去

到密州板橋鎮左右住岸則有糧可因密州界鄉民

米糧一項駐軍濠州策應入畧大兵所有軍糧由淮

河水運可到濠州岸下則此項人馬不患乏糧也臣

任蔡河撥發自承楚州運惟是泗州趨汴京之兵五

萬人緣泗州以北汴水不通諸軍合齎十日之糧至

有糧地分乞委江浙漕臣揀選淨米五萬石前期運

至泗州準備諸軍附帶入界兼淮備應副為聲南京

以北鄉民稍有耕種則可以因糧矣仍乞申勅大將

凡軍兵所至曉諭鄉村使民通知王師弔伐除糧食

必藉鄉村百姓供應外一行軍士如敢攘奪財物劫



掠婦女並行軍法及處分大將凡王師所至搜索劉  
豫父子所聚糧料準備資給軍人者並行焚毀紹興  
二年臣在政府日已定計北伐嘗請韓世忠到都堂  
諭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  
不行六論大兵進發日乞聖駕駐蹕鎮江府事臣於  
建炎四年春末車駕在紹興府日嘗具奏韓世忠已  
於鎮江府江心艤舟邀截住虜酋四太子人馬未得  
濟乞車駕進幸浙西號令諸將前去江上夾擊虜酋  
及其奏聞以萬乘之尊伏雷霆之勢車駕所至自可  
以聳動人心銷弭羣慝此議未決而臣罷政其事不

行去歲秋末虜騎初到淮甸陛下奮然決策下親征  
之詔大駕進幸平江諸將固敢退縮斬獲既衆虜遂  
退師此乃皇天悔禍開悟聖衷宗社有靈將遂恢復  
之兆也臣嘗攷五代時耶律氏方強德光舉兵破汴  
京之際大遼強盛自古亦罕聞也不數年周世宗即  
位慨然有攘狄之心親統諸軍巡幸塞上其出師也  
自乾寧軍御樓船入黃河順流而下故北取三關兵  
不血刃瓦橋關乃雄州高陽關乃歐陽修撰五代史  
云世宗英武之才可謂雄傑其料強弱較彼我非明  
于決勝者孰能至哉伏望睿明深思熟慮若夏初進

兵北伐乞時暫移蹕權駐鎮江府訓飭大將撫循戰士訖遣之此帝王之盛舉也嘗觀漢高祖唐太宗取天下櫛風沐雨躬臨行陣况陛下天資聖武精於馳射何憚而不行哉七論經理淮甸事臣契勘淮南東西兩路平原廣野皆天下之沃壤自建炎三年因金人殘破之後居民稀少曠土彌望數百里今又重困金人蹂踐焚蕩一空正當塗揀守臣經理之不可緩也夫總兵統衆破敵決戰當責武臣撫存凋瘵招集流移當用文臣欵望聖慈更命輔臣詳議可否應淮南州郡滁濠泗州壽春府治壽縣差武臣外其餘並

差文臣使之大講經理之政仍勸率鄉村于三月間多種早禾六七月間成熟可濟艱食比至防秋塲圃畢矣其東西二帥可委者因任之不可委者別差官仍訓敕令講求羊祜治襄陽之故事踵行之其通泰州產鹽地分尤宜選任能吏收鹽息以助軍兵臣於宣和元年任太府少卿嘗攷權貨務入納大率淮南路入納歲得一千四百五萬貫浙東西歲入七八百萬貫下戶部勘當便見昔年所收實數蓋通泰楚州產鹽浩瀚倍如浙東西有此數事豈可不遴選守臣乎或曰虜酋若犯邊文臣豈可委臣對曰不然去年



宣撫司嘗奏差武臣楚序等守承楚泗州矣金人相  
近<sup>望</sup>風遁去大率東南州郡無城壁守禦之備若小小  
寇盜有兵者猶可禦捍若大敵至不問文武官皆不  
能保守也但嘗較其利害大小事體輕重而圖之綏  
懷之畧自此者始此其要也八論機會不可失事臣  
在陝西緣邊見中國與夏人相持前五後五十年每  
出兵接戰勝負合相半惟自金人猖獗以來中國之  
兵未嘗交鋒望風奔潰者是豈金人真不可敵哉我  
之兵不精耳故自宣和七年以來金人一奔而圍汴  
京再奔而破京城又再奔而犯揚州又再奔而渡大

江并陝西亦失之數年以來朝廷深究其弊修軍政  
備器械又虜人過江之時戰士屢經得捷膽氣不怯  
人人皆敢迎敵則金人豈復能強梁橫行如往年哉  
以近事言之吳玠初擊退于和尚原再禦退于饒風  
嶺又大捷于仙人關去歲九月賊犯淮甸我師累捷  
虜寇頓兵百餘日師老糧匱無所得而遁則情見勢  
屈可知矣夫侵陵中國如此之久侮如此之甚今王  
師已振虜衆向衰若不發兵攻擊則終無討賊之期  
矣或曰得汴京而未能守何益于事臣對曰不然昔  
漢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除秦煩苛之令民心歸之項

羽雖以其地析為三秦徙高祖于漢中然關中之地終為漢有因之以取天下况此卒必可以擒劉麟平僭偽使中原之民知神器不可以非望得又可以示我宋不忘中國土地人民之意兼彼入我出彼出我入無大悔吝乎臣嘗攷宣和年間國家以富有四海之事力而戶部支費每月不過九十五萬貫臣是時少紹興三年臣在政府曰會計戶部經費每月一百一十萬貫臣閑退以來竊料戶部經費必有增添之數臣嘗攷每月支用十分夫養兵二十萬不能北向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可支梧豈不寒心哉况中原

之人强悍壯實東南之人柔懦怯弱數年之後見管戰兵漸次衰老消磨既盡雖欲北向爭天下亦難矣臣冒死為陛下喋喋言之乞賜省察九論舟楫之利臣嘗觀晁錯論兵以謂中國之長技五夷狄之長技三未嘗不歎伏錯之知兵也以今日論之虜人使鞍馬每以騎兵取勝國家駐蹕東南當以舟楫取勝蓋舟楫者非虜人之長技乃今日我之長技棄而不用可勝惜哉臣已乞舟師二萬照應北伐之兵矣臣嘗廣行詢問海上北來之人皆云南方木性與水相宜故海舟以福建船為上廣東西船次之温明州船又



又次之北方之木與水不相宜海水鹹苦能害木性  
 故舟船入海不能耐久又不能禦風濤往往有覆溺  
 之患今者國家與虜人相持之際天以舟楫之利賜  
 我助中興之大業朝廷其舍諸臣自少壯時遍走兩  
 浙京東河北及虜中沿海地分通知海道可往去處  
 是宜大講海船之利以擾偽齊京東諸郡濰密登萊  
 濱滄州皆海道地  
 道分自來客旅載南貨河北諸郡分自來商旅販鹽  
 至密州板橋鎮下郎營平地州分唐太宗伐高麗自  
 行及虜中諸郡營丹營平地州分唐太宗伐高麗自  
 徑由虜中諸郡營丹營平地州分唐太宗伐高麗自  
 時徑由虜中諸郡營丹營平地州分唐太宗伐高麗自  
 真國蘇州界出陸今當聚集福建等路海船於明州  
 岸下先補船主稍工一官誹承可信依臣所論齋一月

之糧前去沂密州京東河北界邊海去處亦如浙東  
 食到京東界則仍選差曾在京東界與金人接戰將  
 所在皆有糧則仍選差曾在京東界與金人接戰將  
 兵授以金裝鐵甲使之北去范温者本京東界不肯  
 臣劉豫之人在海山之間聚眾屢與豫相抗可遣也  
 崔邦弼在青州為將官數年間與金人于青濰州畧  
 交兵一方之人極喜之可遣也王進本係登州界遞  
 鋪兵士後來為兵官嘗屠戮虜人留在青州者人亦  
 喜之可遣也臣自離朝廷不知諸將見管人兵之數  
 遙計崔邦弼下有兵約三千人王進下約二千人范  
 温初到時有兵六千人後來併入中軍或汰往諸州

軍充廂軍若盡行剗刷歸范温處約得五千人已一  
萬人矣又於諸軍中補足二萬人之數遣行所至去  
處偶偽齊海船可用者即留之其不可用者即焚之  
趨南風而去得北風乃歸虜人雖有鉄騎百萬必不  
能禦夫此行在我無浩瀚之費到彼資東北之糧萬  
全之計豈可緩哉十論并謀獨斷事臣嘗攷古之帝  
王舉大事決大議謀不可不廣而斷不可不獨晉武  
帝欲伐吳羣臣以謂未可惟張華贊成其計故一奔  
而平江表唐憲宗欲伐蔡衆議排沮惟裴度與帝意  
合故一奔而擒吳元濟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是也今陛下以聖明英  
武之資方虜人退兵之際首以善後之計下詢于前  
宰相臣料六人者或以謂當用兵或以謂不當用兵  
或欲且保江南或欲經理淮甸或欲堅守和議或以  
謂上策莫如自治或以謂來則拒之去則勿追乃禦  
戎之道人人所見既不同則議論必不一若夫稽考  
已然之事斟酌今日之勢孰利孰害孰緩孰急是非  
可否在聖主獨斷而已臣事陛下久出入將相踰五  
五年平日嘗以謂若不奔兵則必不能還二聖復中  
原牽制川陝賊兵紹興三年春臣以定計北伐樞密



院機速房具有案底偶潘致堯高公繪自粘罕處奉使回恐害和議其中事輟今又二年矣夫虜性反覆金賊尤狡譎其操心堅忍必欲吞噬我國家陛下屈已極矣去秋秋忽然兵至其意不淺今其去也必大爲之脩秋冬間若本國別無牽制必率兵南來或併兵以窺四川在我之計決不可苟時暫之安而忘北向爭天下事萬一欲率兵更乞質諸大臣叅訂禁從博訪鄉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所貴慮無遺策動有成功臣年已衰老待盡于畎畝間妄陳所見不中事機惟陛下赦其萬死幸甚乞賜睿察貼黃臣契勘白

金人趙梁以來天下之事或以謂必講和議或以謂必須用兵二說膠擾曾無一定之論伏覩自建炎元年至今前後所遣使命差宇文虛中王倫朱弁郭元邁魏行可崔縱洪皓龔濤張邵輩前後祈請非不切至近又遣潘致堯高公繪韓肖胄胡松年章誼孫近魏良臣王繪相繼入國竊料虜人國書必無果決之言亦有難從之請姑欲款我爾伏望聖明深賜洞察祈請十年畧無顯効斟量和議可成或不可成如和議可成則臣乞率兵之策置而不用可也如和議決不可成則臣哀愚之言或可以脩叔採謹具奏知又

貼黃臣恐今日士論或以謂金人終退我國家事力未全財用未充未能大率臣曰不然若惜用兵之費則秋冬間虜騎必再來所費愈不貲矣况此率乃因糧之策無大費哉今將兵閑坐糜費錢糧與率兵北去所費均也但少有飛輓之勞爾謹具奏知是年十一月除公荆湖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有親筆處分促行是時諸路亢旱歲饑湖南以累經大寇凶歎尤甚公自入本路界即具奏乞于本路上供米內支撥三萬石應副別州大軍米內截撥三萬石及乞于廣西提刑司及師清兩司共應副五萬石委逐

路漕臣一員水運至本路從臣斟量災傷輕重分撥與本路州軍賑濟又乞降權貨物務益鈔三十萬貫并乞給降助教官告度牒勸誘上戶中糶米斛分為三項一分令諸處造粥給散一分令減價出糶一分令借貸公以謂本路流殍如此若非竭力拯救見存鄉民將來更無耕殖利害甚重公日分遣僚屬又躬自巡督凡三閱月仍借貸糧種勸民耕稼全活一路饑殍之人不可勝計又奏乞免本路買發耕牛諸處客販斛斗州縣場務不得輒收力勝稅錢又奏臣已勸諭人民隨力耕種如有耕不遍田土將來檢實只



據收成田畝納稅今夏首方是耕種之初若一概驅  
催夏稅則人戶必未肯歸業若候差官檢踏見得實  
耕田段方定夏稅則又慮過却起催日限今相度欲  
以去年檢旱為準人戶除檢放外以合納禾苗米分  
數比附送納夏稅其餘稅物權與倚閣候將來秋成  
日帶納朝廷咸施行之湖南以荒歲之後郴州桂陽  
監衡州茶陵諸處羣寇王權蕭和譚大蕭尚十等竊  
發公分遣統領官步諒裴鐸招捕悉平一路按堵是  
年十一月奉親筆詔書召赴行在至秀州除少保充  
兩浙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臨安府兼行宮留守

公既至行在奏對力辭少保恩命弗獲以恩禮優異  
不敢遲留亟上章請朝辭交割臨安府及留守司職  
事陞辭訖出門蒙上遣中使賜御書蘭亭一軸公未  
臨安是時車駕在建康朝省百司庶務悉當區處臨  
安浩穰之地公決事明敏而又威令嚴重豪右震懼  
日終過午訟庭已寂然無事凡民間冤抑有十數年  
不能雪如醫僧有謀殺婦人者之類公灼見其冤狀  
置之於法輦轂之下政若神明宮禁內外咸賴以安  
浙江渡船久弊數十年來私載不以時濟官司容縱  
且不治舟楫前後覆溺者罔知其數公措畫濟渡申

奏朝廷立法差監渡官限以舟之等差定以人數多寡買官牌子執以過渡行路之人迄今無風濤之患繼以明堂大禮進封成國公紹興七年十二月以風疾兩臂沉重奏乞致仕累上章不允次年正月被奉親筆劄子呂頤浩暫赴行在奏事留守司職事交割與胡交修帥司與州事交割與汪思溫疾速起發公以病再乞納節致仕十三日再奉親筆處分卿杜稷功臣一時元老朕所倚賴繫時安危已降指揮召卿赴行在所奏事惟卿義深體國知朕眷懷聞命而行不復俟駕也其如曲折悉俟面言公再上章臣事陛

下十年前後歷過重難責任不一屢蹈殺身覆族之禍未嘗辭避况今來聖恩優厚召臣赴行在奏事臣若非實病勉強不行豈敢力辭寵榮遽乞休致伏望聖慈哀憐寢罷赴召指揮仍乞檢會臣未被召以前累具奏陳事理特降處分臣納節致仕二十二日再奏親筆處分已累降旨召卿入奏繼以親筆道朕至懷意卿即日命駕比覽奏再有勾閑之請良用駭愕以卿平昔體國事君之義不應有此已再降指揮催促卿其諒朕委曲之意倍道疾馳毋憚小勞公再上章奏臣捧詔戰恐泣涕無從伏念臣羸病之軀心



之精微言不逮意不能感悟天心仰煩聖造再御翰  
鐫諭哀愚臣以疾病未能就道稽緩之罪宜即嚴誅  
仰蒙天地父母哀憐未加顯戮蝼蟻之命萬死莫酬  
臣伏自思念陛下踐祚之初首降詔命俾赴行朝繼  
擢地官寢膺榮通遇出入將相逮今十年晚景殘齡  
儻可以仰報國家一身豈敢畏避重念臣事陛下日  
久平時驅策雖親臨陳冒犯矢石尤不畏避者以強  
壯無病可以任事故也今來召赴行在所奏事乃臣  
子之至榮而畏懼辭免者以六十八歲之殘生忽感  
風疾語言不遂奔動戰掉心神恍惚醫工以謂不可

丹有勞動而朝廷之儀不可不惧也欲望聖慈特降  
處分勒醫官陸近等供具臣去年得疾之因服藥灼  
艾次第及差官按驗臣目今病狀如是託疾自當明  
正典刑如委實病患伏望天慈放臣閑退以養衰殘  
異日倘未湊溝壑尚期少圖報効又貼黃臣聞騏驎  
壯歲一日千里及其老也伏櫪悲鳴戀軒不已臣蒙  
聖恩深厚况陛下方欲建立中興之功而臣老病不  
能少効尺寸志與願違涕隨言出瞻望宸極無任殞  
越二十六日上遣中使符輔之至臨安府宣召行在  
奏事公再具奏臣衰羸之軀疾病交作久稽召命至

煩睿眷遠遣中使恩詔丁寧臣草芥微生九死難報  
伏念臣昨于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未被召以前忽感  
風疾實難任事遂即具奏乞納節致仕自拜召命之  
後已節次其所苦上瀆天聽情實可攷非敢矯偽今  
來中使符輔之至臣所居親見臣口角喎斜語言蹇  
澁步履跛曳十處灼艾炙瘡未愈雖勉強赴召一望  
清光為晚節榮遇大馬之力枝梧不前伏望聖慈廓  
日月之照臨念臣平昔仰事聖明不敢辭難避事今  
日實緣桑榆暮景衰病所攻茫然筋骸不堪驅策施  
天地父母之仁檢會累奏事理特降睿旨寢罷奏事

指揮仍許臣納節致仕異日尚存喘息皆君父之所  
賜二月八日御前金字牌降到尚書省劄子已降制  
除少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  
大使兼知建府行宮留守仍令符輔之宣押前來公  
三上章以病力辭緣不敢久稽召命遂扶疾乘船前  
去車駕將至平江府十六日上差御葯康諧押醫官  
樊彥端宣醫及傳聖旨令公奏對訖先解船前去臨  
安府就醫再乞納節致仕又五上章方降詔旨辭免  
恩命所請宣允依前少保鎮南軍節度使充醴泉觀  
使成國公免奉朝請是年三月公還台州養疾泊家



于東郊小圃退老堂又數月營葺居第于州城之東北隅有屋十餘間甚草創公悅適如享大厦日以閑適觀書為樂次年二月五日忽奉御前金字牌詔書召赴行在所是時國家新復河南之地土欲得元老大臣往鎮關陝故有是命是月七日親筆處分朕以河南新復境土陝西最為重地惟卿舊弼元臣威望素著欲勤卿往調護諸將拊循遺民已降詔召卿赴行在所當體朕意趣裝亟來以濟事機毋為辭避常禮也付此親札想宜知悉公以衰年多病風疾時作灼艾之後羸瘠未能支持遂上章辭免及以陝西利

害畫一具奏云臣伏讀再三仰荷聖明記念孤縱不忘已老之微臣尚欲付之以事任感深氣塞情極涕流臣伏觀宸翰有欲令臣往陝西調護諸將仰見睿慈念臣衰老未欲令臣遽往遂有此聖問臣昨日已具奏聞未至詳盡須至再具敷奏上瀆天聽臣伏自思念仕宦以來屢被朝廷驅策不敢辭難今者年甫七十筋力衰殘自年前感疾之後風氣時時發作動輒驚悸精神昏塞決不能勝道路之勞及辦陝西賊事儻誤寄委殺身奚補顧有區區管見恐可以裨助朝廷萬一不忍嘿嘿輒冒斧鉞之誅謹為陛下陳述

一金人殘破中原肆為荼毒交兵累年未見寧息今者無故割新黃河河南之地與我豈無意哉其說有二一則陛下聖德昭感上天眷祐意將悔禍欲使中原故境祖宗陵寢盡還本朝也二則金人窮兵黷武不戢自焚疆土太遠德施不博故威制不廣又其間多係荆榛荒蕪之域得之不足為強所以與我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又曰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是也一陝西一路西北有一河之阻東據穀函童關之險南通四川之饒陛下臨御之初亦嘗有臣僚勸車駕巡幸長安而當時議者以謂不得河東則關中

不可收是夫不然嬴秦之時河東乃魏晉趙韓之地諸侯之兵錯處于其間而秦人開關延敵六國之師不能于兩山之間渡大河進兵以伐秦大河自洮混抵河陽皆在兩岸入山乃其險也今者一旦盡得陝西故疆正要乘時措畫措畫得策則從此可以制強虜畫圖中原萬一失當則如唐杜元穎蕭俛之徒不能措置朱克融遂使河北之地終唐之世不復為唐有惟此機會至深至微其為利害甚大甚重非他路州軍可比機會一失永為後悔宗社無強之休實繫此卒可不勉哉一臣去國累年不知陝西五路事體之詳但記得



未去國之時陝西五路緊張中孚張中彥慕偉之徒  
慕氏乃環慶熟戶舊日名消其族甚大分在諸路為帥數人者必依舊  
 作帥雖曾臣刈豫臣金國然逐人久據一方倔强難  
 制其實金國亦難為號令也近者金人割新黃河河  
 南州郡之初朝廷自當先遣臣僚詢訪逐人守官去  
 處傳宣撫問若遽頒赦令往往彼皆桀傲日久安肯  
 聽命哉欲望聖慈與執政大臣仔細商量及契勘陝  
 西一路自割屬我朝以來諸路帥臣守臣曾與未曾  
 申發到文字及三省密院知與不知陝西遠路州軍  
 即今守之臣職位姓名如可以照見即遍以詔書差

人鐫諭其宣德意倘無憑照見即須分遣臣僚迤邐  
 前去訪問職位姓名傳宣撫問其鄙延環慶涇原秦  
 鳳照照河路帥臣仍許以久任之意庶幾逐路州軍不  
 致疑貳稍竣定疊徐為後圖所貴撫綏新附之邦不  
 致失策施設次第粗為有序茲今日之上策也臣竊  
 計廟堂之上自有長策不待區區之言然臣之忠款  
 不能緘嘿輒其愚見奏陳雖使身到朝廷所欲言者  
 不過如此儻差臣往陝西調護諸將則臣垂盡之年  
 加以病瘁故疾時作若連日昏塞則必致顛踣道路  
 于國事實無所濟伏望聖聰洞照情實所有召命特

賜寢罷臣無任兢惶戰慎懼激切屏營之至貼黃臣  
竊計鄰延環慶兩路步兵不下數萬人涇原秦鳳熙  
河三路騎兵亦不下數萬人張中孚等各擁銳兵  
自知背叛罪戾至深心必疑懼一失調護皆為我敵  
矣乞賜睿察二月十四日再奉親筆處分比得卿奏  
辭免召命朕以陝西重寄非卿宿德素望不能任此  
出自朕意欲煩卿行可即日就道俟到面議當處畫  
事卿宜深体至意毋更謙執也再示親札想宜知悉  
付臣者臣伏讀再三煩聖諭以陝西重寄非臣不能  
任此自出睿斷欲令臣行臣衰老垂盡之人荷淵衷

蓋記之厚披味至此不覺涕流緣自閑國家利害非  
敢愛惜殘生須至輸肝瀝膽披告君父臣去年三月  
到台州不交人事屏絕思慮將着養百餘日方始少  
安而氣血已衰瘡痍繼作葯艾交攻直至冬深方始  
漸愈然病根不除所感風邪時時發作每作則言語  
蹇澁累日昏塞臣壯年性便鞭馬日馳百餘十里去  
年十二月間欲試乘騎因徃蓋竹現燒香行至中途  
忽然昏塞不覺墜馬幾至顛踣十日所視不敢欺天  
若當國家責任思慮必多在道途之遠必致勞動此  
病再作豈不上誤國事何以彈壓將佐此臣之所以



深憂決不能勝陝西重寄也臣又讀聖訓令臣即日就道俟到面議當處畫事尤見陛下大德撫讓將屈羣策以安新附之邦遂有此處分日後若因聖問陝西利害臣苟有所見尚可以思索節次聞奏若使臣前去陝西則年齡遲暮疾病衰殘實不能強勉就道縱強勉到官必到有悞國事萬萬無疑伏望聖明曲加矜恤特降處分免臣此行庶幾不致敗事貼黃臣契勘陝西利害今日所繫國體甚重若一觸事機必貽後悔如張中孚等未見向背趙彬又係曲端門客本一書生其人尤桀黠伏望睿明曲留聖慮十八日

降指揮差中使陳永肩前未宣押赴行在公又奏臣仰体睿私必將起用俯循孱懦深切兢惶更露愚衷庶回天聽臣昨緣大病之後尤未復常顛顛殘不堪任使已累具奏乞罷召命不敢喋喋重瀆聖聰而臣自聞恩旨以來自度不能上副陛下使令之意夙夜憂懼不知所為致舊疾發動暴作下痢精神恍惚心志不寧竊慮因緣復成大病見令醫功調治儻朝夕未效又須灼艾其勢未能就道伏念臣素荷國恩久違軒陛今蒙遽召又煩遣降中使宣押在臣子之情豈不願自力一見君父顧臣乃以憂畏在心疾勢

復未服藥灼艾未可遽任道途之役若淹留使者稽  
違詔命雖伏斧鑕何以塞責是以不避萬死再此投  
誠伏望聖慈憫憐哀朽疾病如此特奉睿旨檢會臣  
前奏寢罷召命追還中使令臣稍得安養實陛下天  
地父母再生之賜貼黃臣伏見近報郭仲荀等已盡  
行起發竊度新復州軍道路已通所有陝西事宜正  
須乘此機會速遣臣僚前去措畫若必俟臣往則臣  
之疾病不能勉強必致稽緩有失事机兼臣心力俱  
悴衰憊如此決不能副陛下遣委之意更望聖慈体  
察別選重望强健臣僚前去庶得不致誤事乞賜睿

察又奏臣草芥微生仰荷聖恩存恤周至感深氣噎  
涕淚橫流臣昨日已再具奏聞乞寢罷召命追還中  
使未逢奉諭旨蟻蟻之情未能感動天鑒須至再具  
奏聞臣契勘建炎三年八月內差張浚往川陝之際  
臣累具奏陳乞留張浚在朝廷臣往川陝是時臣年  
尤未衰身無疾疢自料必能為國家辦一方之事今  
日陛下欲差臣往陝西而臣力辭者蓋以七十歲之  
殘軀自前年感疾之後時時發作氣血衰羸日甚一  
日必不能為國家辦此一方之事空死道路於國何  
補今來中使俯臨宣召甚遽臣豈敢仰稽嚴命見于



遍身灼艾候數日矣蹕扶疾就道次公力疾造朝蒙  
上遣使傳宣撫問使茶葯遣中使押御前醫官宣醫  
丞相秦檜被旨同叅政孫近李光到寓止處問疾又  
數日方得請上除長子抗直徽猷閣添差提奉兩浙  
東路茶鹽公事公扶病親草奏檢力辭長子恩命伏  
念臣男抗人才凡陋學術空疎臣頃年罷政在外雖  
蒙朝廷兩次除授提奉茶鹽官緣臣復叨輔弼不曾  
到任今未驟膺選除必致煩言兼恐祖宗以來未有  
似此體例至于遷陞職名尤為非據伏望聖慈矜念  
血誠將臣男直徽猷閣添差浙東提奉茶鹽恩命早  
降指揮並賜寢罷又奏臣昨日已具奏聞辭免男抗  
恩命事緣于義未安五情震恐如抱冰炭須至牢辭  
臣契勘祖宗以來官有彛制堅若金石內外臣僚敢  
孰敢干紊比年以來因天下多事朝廷不能得已乃  
有添差通判之類至于監司未嘗添差也今乃以臣  
男首開此端臣身為舊弼日覩此事戰惧怔忡疾勢  
增劇伏望聖慈檢會已奏事理速降處分將男抗新  
除恩命並行寢罷公既得請扶病東歸亦曾再條具  
措畫陝西机事今奏藁不存姑省記其大概以謂秦  
為天下脊異日恢復境土非關陝之地不能盡圖中

原控置強虜宜于長安興元襄陽各置宣撫司移屯重兵于襄陽置行臺當于五路選精騎三萬赴行在所乞主上提萬騎巡狩按幸不時勞軍不惟可以照應西北經理中原且使虜人固知六飛所在以代其謀自爾不復敢窺伺江淮主上英睿皇天眷祐我宋如此昔建武中興之業亦自茲起也公自渡浙江病日增劇是年三月二十八日抵台州除少傅依前成國公致仕四月一日薨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九侍郎陳公輔為公經營官樞於海上一富家既得之木甚堅厚富人乃姓呂名安浩上有朱漆字書於棺蓋之

上吁可恠哉上聞計嗟悼輒視朝一日朝廷遣官致祭于第敕有司應副葬事仍添差姪承事郎挺簽書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同共應辦贈太傅後以郊祀思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謚忠穆初娶魏氏再娶姜氏封秦魏國公夫人公有子五人長曰抗故任朝奉大夫直秘閣累贈中奉大夫公祥除之曰哀慟嘔血致疾而卒次曰摭故任朝散郎直秘閣次曰拯故任承議郎皆賜緋魚袋次曰播故任朝奉大夫直秘閣權遣兩浙路計度轉運副使次曰撫故任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兼權司農寺丞女一人已卒孫八



人長曰昭問見任朝請大夫權知廣德軍兼管内勸  
農營田事次曰昭祖故任承奉郎次曰昭遠見任宣  
議郎婺州義烏縣丞次曰昭度見任承事郎監紹興  
府諸暨楓橋鎮次曰昭玘見任承奉郎新差主管西  
外睦宗院次曰昭亮見任迪功郎岳州平江縣主簿  
次曰昭璉未仕次曰昭達見任將仕郎孫女十一人  
曾孫十人曾孫女十三人公以儒學進身歷官四朝  
遭際真主終始眷遇輸忠罄誠險夷一節其他行事  
載于國史公平昔所為文及奏議並載之別集此外  
又有公之勤王錄及遺事可攷矣故為家傳以紀實

焉

王明清揮麈錄

元直秉鈞既久又侍上汎海回越益肆其功自任威  
福趙元鎮為中司上疏力排之元直移元鎮為翰林  
學士元鎮引司馬溫公故事以不習駢驪之文不肯  
就職且辭且攻之章至十數上元直竟從策免以優  
禮而去元鎮徑除簽書樞密院事時建炎四年四月  
也

宋莊季裕鷄肋編

元直以使相領宮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每誦少

陵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之句以自况時賦詩者  
百數李伯紀職大觀元官銀青帥福唐亦寄題二篇  
其末章云片帆雲海無多地嘆息何由厠末賓時謂  
二公窮老未賓何言謙也

建康志

呂頤浩乞給假不允詔勅頤浩者省所奏此比因飲  
食不時遂致胃弱因傷寒變為瘧疾伏望俯念衰殘  
給假將治纔候稍安即兼程起發前去事具悉為臣  
之規固重於進退許國之宜誼徇于安危乃眷元臣  
實勤多難扁舟徑去身雖遠于朝廷魏闕遐瞻心諒

存于王室屬此防秋之急肆先作木之求素志克伸  
何恙不已中興江表今復見于夷吾薄伐太原尚有  
榮于吉甫其趨介圭之覲副茲反席之恩所謂宜不  
允仍依累降指揮疾速前來行在奏事訖之任故茲  
詔示想宜知悉秋熱卿比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辭免不允詔勅頤浩省所劄子奏辭免息事具悉  
君子處己以用捨為行藏大臣立朝寄安危于進退  
卿中辭政柄出擁齋旄閔勞機務之繁優假真祠之  
逸惟乃心王室能忘國步之艱顧無瘡老臣用倚帥  
藩之託賜環趣召弭節來朝蒼生之望素高元老之



猷益壯垂紳正笏精神端可以折衝緩帶輕裘談笑  
何難于卻敵維吾舊德宜体眷懷勉圖克復之功毋  
徇撓讓之節所謂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蒙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韓國寶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蘓性愚

右永樂大典五語韻三字下所載全書四篇銜名小即是卅後編頁上者在大典一萬七百七十四卷八頁起至十  
九頁頁十六行行十字皆夾行細字頁中三二行一萬七百七十五卷全卷行同同年因林汲編修所付者孔德源記

廿六日竟夜雪至春乃止



